书雅诗文集



李书雅著
胡静编撰



青石文化出版

书雅诗文集/李书雅著
加拿大蒙特利尔 青石文化出版 2025 年 1 月 第 1 版
http://www.angelsy.ca

责任编辑：胡静
版面设计：胡静
字数：7 万余字　页数：284 页　开本：6 英寸×9 英寸
ISBN 978-1-0691351-0-0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Title: Collected Poems, Essays and Novels of Shu Ya
The Author: Shu Ya Li
http://www.angelsy.ca

Language: Chinese
Dimensions: 6 inches x 9 inches
Paperback: 284 pages
Project Management: Jing Hu
Cover Design: Jing Hu

Publisher: Bluestone Culture, Canada Montreal
First Edition: January 2025
ISBN 978-1-0691351-0-0

序

本诗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被发现在一个紫色封面的文件夹中，由作者的母亲历经数年一字一字、一页一页地输入电脑，编撰成一篇篇诗文，后又将在其它笔记本中发现的作者的诗文编入，汇集生成了这本《书雅诗文集》。该诗文集写作于 2001 年至 2005 年，其间作者约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南京随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另一半时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随父母一起生活。作者从中国的留守儿童变成了加拿大的法语欢迎班学生，环境文化和生活模式的巨大变化对她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落差，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与激情；加之作者在文学上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便诞生了这部时代感与思想性兼备的旷世佳作。读之，如入桃源，如饮心泉，如聆珠赋，如瞥剑光。这是现代文坛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珍品，并将在中外文学史上留下沁香的一笔。

\- 编者



作者简介：

李书雅，1990 年出生于中国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了中式基础教育，中学的大部分时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学习， 2011 年在中国清华大学做过交换生，2012 年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毕业,后在麦大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至2013年底。

目 录

第一部分　书雅诗集

朦胧……002
下雪天……003
绝望……006
失去……007
飘扬……009
彩虹……010
沙滩边的孩子……011
美丽新世界……014
阿门……016
带我去地狱吧……019
哦，孩子……022
以父之名……024
我在等什么呢……028
无言的雨……031
写给爱丽丝……032
永远的旋律……035
给德古拉……036
同人……039
德古拉，晚安……041
我心中每天开放着一株花朵……042
血色的玫瑰花瓣……044
我亲爱的女孩啊……047
纪念……050
精灵……051

心生寒冷……052
哭累了……053
来世的记忆……054
第一百天……055
晚安……056
心中的光年……057
太阳的阴影……058
远方……060
你的舞姬……062
划地为牢……065
心的颜色……068
当一切都已过去……072
9月30日的忏悔……074
那一刻变天堂……076
异光……077
窗外的风景……081
看不到你……082
昨夜的风声……083
公主在她的城堡等……085
永远不会死去……088
天花板上……089
等待窒息……090
伸向天空的渴望……091
梦的歌谣……092
她……094
泡沫……095
秋天……096
一个人的季节……099
地球的眼泪……101

第二部分　书雅散文集

深夜的回忆……107
我是一片云……109
四叶的三叶草……111
白日梦……115
去法国……119
积雪……124
去教堂……128
依随你心……131
哀……133
童年的旋律……135
这个季节里……137
神是爱我的……139
画画、运动和香水……145
关于记忆……149
感恩节的祷告……151
色彩……154
我爱春天……157
秋天的画……158
薇……160

第三部分　书雅小说集

天天天蓝……168
星光送给你……171
罗盘……176
黑鸭子与羊宝宝……184
她是一条鲨……191
莫长忆……197
爱的童话……217
海王的女儿……223
小木船……227
一样的夏天……230



（部分样文）

一、书雅诗集



朦胧

孤独的天使羽翼
我的泪
一滴一滴
想离开这伤心之地
想飞
却短了羽翼

天堂的玫瑰花
我的长发
一缕一缕
在风中融化

消逝的风景
回忆中的喧哗
冥冥之中
几片羽毛落下
朦胧的白色
泪，如雨下

飘舞的枫叶
凄惨的像血
记忆里的那一点美丽
逐渐的风化
枯涸成沙

下雪天

在大树下
心情坏透了
没有阵阵清风
没有阳光
阴天
围绕在我的心房

心
冷冷的
是雪花把它弄的

我的天空
飘着小雪
一点点，冷冷的

手
冻的冰凉
没有人帮我捂暖

风
阴森森的
像在嘲笑我

雪花
晶莹的、美的

落在我的心头
一种彻骨的痛

泪
落下
变成冰了

我的世界
没有阳光、没有温暖
雨天、雪天
永远是阴沉沉的

一个人打把伞
孤零零的走在大街上

雨
哗啦哗啦的往下坠
让人晕旋

地上跳跃着水花
一种悦耳的音乐

精品店里
放着星雨心愿
一种令人心碎的伤感

咖啡店里
钢琴曲，低沉的
咖啡，黑咖啡，苦的

我想，大概因为这种苦味
才有人喜欢的吧

透过玻璃
外面的一切模模糊糊的
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和我无关了



拍摄于 2004 年，加拿大渥太华

沙滩边的孩子

沙滩边的孩子赤着脚
静静地聆听
深蓝色的海洋里传来的声音

水草正在晃动着它柔软的身躯
享受阳光那无言的穿透

天使微笑着伫立在云端
用手轻轻地拨动着绷直的弦
一曲接一曲地弹奏着

闪亮的贝壳
被细腻的沙子深深地掩盖
淡蓝的海水
卷着一朵朵乳白色的浪花
缓缓地扑向沙滩

孩子卷起她小小的裤脚
微凉的海水
浸湿了那晒得有些发黑的腿
她深褐色的头发
在太阳的直射下
显出一种金色的光辉

笑得那么真

那么忘我的一张稚气的脸
像绽放在海滩远处的一朵调皮的向日葵

天的边际是被镀上橙色的云
一朵朵地连接在一起
一片温柔的灿烂

孩子弯下腰
拾起一些光滑的贝壳
直到她裙摆上的小口袋已经塞不下

风轻轻地抚过孩子的脸
海的对面的低吟慢慢平息
沙滩上留下一串小小的脚印
和一些远去的笑声

我知道孩子是最幸福的
像 Jay 说的
坚持学单纯的小孩
静静守护这份永恒



拍摄于 2004 年，中国大连

带我去地狱吧

时间把我的指甲磨平了
而你，你把我的棱角磨平了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这么孤单
我不知道为什么镜子中我的眼睛里
映着深深的悲哀

知道么
我有多么爱这个世界
我就有多恨它
这种怨恨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心甘情愿地陷入进去
不能自拔

知道么
我想我自己是疯子
我想我自己大喊大叫
我想我自己披头散发
然后，泪流满面

是的，我嗓子已经哑了
我喊着我会回来
直到力竭

上帝，你为什么让我活着
却又用苦难百般地折磨着我

你看我的心脏
我用刀子在我的身上划出一条大口子
把心脏虔诚地捧到你的面前

你看它，上面已经满是伤痕
于是，我用厚厚的盔甲将自己封起来
没有人能看清我的脸
没有人能看见因为痛苦而变形的样子

你笑吧
你为我龌蹉的样子而大笑吧
我是你的小丑
我用我的生命为你表演着

请不要把你的爱作为对我的奖励
我厌恶
我讨厌被爱
我讨厌那种鲜艳的颜色

如果你真的爱我
那就带我去地狱吧
我热爱那里的黑暗
我热爱那里的笑声

复活
我只有在夜色的掩护下

才能找到丢掉的那些东西
而你，你不会轻易地让我成功的
对么

那就让我继续活在这世界里吧
我已经万劫不复



拍摄于 2010 年，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圣诞晚会

哦，孩子

哦，孩子
我听见了你哭泣的声音
你躲在夜的角落里颤抖着
是什么人让你哭泣
是什么人让你伤心

亲爱的，你看今晚的夜空
星星没有你眼中的泪光闪亮
月牙没有你嘴角的微笑温暖
让我抱一抱你吧，孩子

告诉我，你是迷路了吗
把你的小手放在我的掌心
让我吻掉你脸颊的泪水，好吗

你看那个穿着深蓝色袍子
掌着萤火灯的人朝我们走来了
他要带给你一个
淡色的、童话般的梦

睡吧，我亲爱的孩子
当月亮沉匿下去的时候
当黑暗开始漫延的时候
我会抱着在我怀中熟睡的你
走上那艘银色的船

亲爱的，我带你回家



拍摄于 2005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植物园

我在等什么呢

我站在白天的影子里
靠在开满金黄色花朵的向日葵旁边
大人们已经开始在为白天忙碌了
我的玩伴们借走了我的小熊
在不远处的沙坑里玩耍着

我蹲了下来
用手臂拥抱着膝盖
是谁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告诉我，是谁用轻柔的歌声
命令我在这里等待
我在等什么呢

周围的花朵都已经开了
夏的裙角拂过我的脸
空气中溢满了温暖而甜蜜的香气
我的心并没有因为等待而变得焦急
它隐藏在我眼睛的深处里
静静地跳动着
我在等什么呢

太阳已经爬到了天空的正中央
我的玩伴们已经回家吃饭去了
我的小熊仰面朝天地躺在沙土中
嘴角仍然带着微笑

是谁让我在时间里沉睡了
告诉我，是谁忘记了带我走
太阳已经沉下去了
地平线的方向有一大片炫丽的霞
我在等什么呢

天已经全黑了
路灯用橙色的暗光在地上
投下了我小小的影子
风的尽头有乌鸦在欢唱
我在等什么呢

夜已经很深了
星星遥远地互望着
我的玩伴们都早已进入童话的梦境
而我，仍然一个人坐在路灯下的
向日葵花旁
等待着



拍摄于 2012 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毕业典礼

写给爱丽丝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荡过的那个秋千吗
那不是花开的季节
树上的叶子
无声地掉落

你还记得那片炫丽的淡黄色吗
走过乡间的小路
你轻轻地蹲下身
亲吻着一朵没有开放的小黄花

你是害怕会吵醒它们吗
春天还没来
风的温度微微有些冷
你穿的是件蓝白相间的短袖
那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淡雅且柔和

你还记得你和我一起去看过的那片海吗
太阳缓缓地跃过地平线
把周边的云朵
都染成温暖的橘黄色
你却在那个时候睡着
花开一次就成熟
你却错过

你还记得你捡起的那片枫叶吗
清晰的纹路
像是姥姥在你童年诉说的故事

你那本用铅笔写的日记还在吗
上面的愿望实现了吗
你还记得那些你说过的话吗

你说你不会忘记的
你说你要陪我一起走完所有的季节的
你不会走的
你不会让那些过去生锈的
对不对

心中的花朵

我在等待那个花开的季节
虽然现在离它还好远好远

你可听过泉水的欢唱
叮咚叮咚
那是一首委婉的歌

抬起眼睛看着我
不要再悲伤了
好吗

秋天的落叶是美的
残阳是美的
那不是生命的凋零

你也是在等
那个花开遍地的时刻吗
和我一起吧
我带你穿透黑暗
我们一起去寻找

请你睁开那双安静的双眸
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看到
我的心中每天绽放着一株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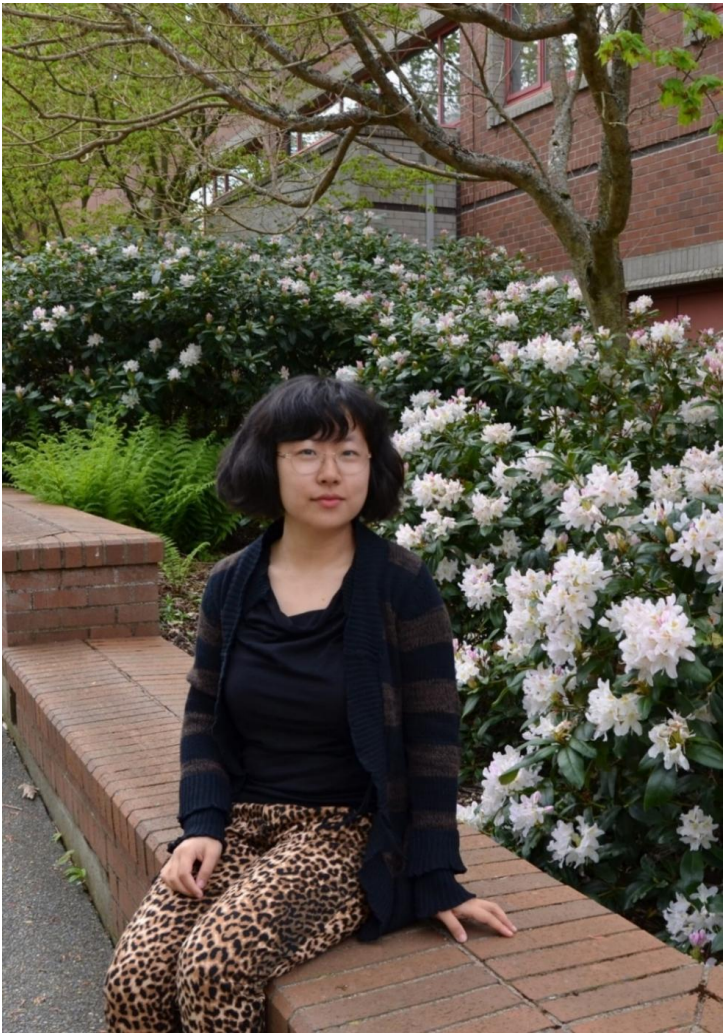
你可以听得到的
你可以听到
我在心中一直唱着的那首歌

抬起你的脸吧
你能感觉到微风的抚摸吗
阳光就这么柔柔地洒在你的睫毛上
你能感觉到那简单的温暖吗

春天不远了
让我牵着你的手
一起跨越黑白的界限吧

你不是孤独的
你有那些开满山坡的小花
你有天空上那漂浮着的云朵
你有整个世界的爱

踮起脚尖
我想
你能触碰到
我手心的温度



拍摄于 2014 年，加拿大哥伦比亚

舞姬

现场的人群很拥挤
充斥着迷茫的空气
我一遍遍将你找寻
终于看见你
安静地坐那里
戴着骑士的面具

我决定走向你
摊开紧锁的掌心
把一切都给你

看你惊讶的表情
你的温柔目光
在我的瞳孔里降临
我来不及躲避
忘记了逃离
你牵起我的手的那一刻
想起了上个遥远的世纪

窗外倾盆大雨
你抱着我说
我是你的舞姬

哦，你我指尖接触的那一刻起
你的爱情在我的心中清晰

哦，那天宫殿外下的雨
是我们舞动旋转的旋律
可以触碰到你
可是隔了遥远的距离

战争里血腥的阴影
今生如何心心相印
你流泪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将你唤醒

哦，看着你面具后的温柔眼睛
试图看穿你包裹着的心灵
哦，或许那一切你已记不起
可是我仍然庆幸

灯光下我的眸子里
这一刻只有你
你在夜的安静里沉睡
我在你的梦里低语

亲爱的
你是我的骑士
我是你的舞姬



拍摄于 2010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会议中心

昨夜的风声

那天的黑海面很静
夜里起很大的风
天空中忽然飘起了樱花雨

我听见人鱼轻声为王子唱的歌
我看见她的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然后安静地隐匿在海里

你牵着我的手走在夜色里
我转过脸问你我们要走向哪里
你微微地笑着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更紧地抓住我的手
把你的温暖铭在我的手心里

看见人鱼把手伸进
那一摊幽绿的见不到底的小水潭里
看见冰冻结了她的手指
在她的指尖盛开了一朵淡白色的蔷薇

坐在你的身边用稚气的声音告诉你
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可是那玻璃般脆弱的誓言啊
在白天还没有来临之前
就已在风中被飞扬起的沙尘击碎

那尖锐的碎片刺得我流血
可是我舍不得啊
我只能安静地把它握在掌心里
看着我们的过去就像我的手掌一样慢慢溃烂

那个昏暗的晚上
你光着脚跑到海滩上来
我躲在黑黑的礁石后面
看着海浪打湿了你卷起的裤角

亲爱的，我在我黑黑的角落里
轻轻地喊着你
你在冰冷的海水里抱住了我

你是来找我的么
我轻吻你冰冷的面颊
我只是想在你离开之前抱着你
你闭上了眼

太阳在黑夜的嘶喊中诞生在安静的海面
我在海滩边五彩的泡沫中看到了人鱼微笑的脸
而她支离破碎的左手掌中躺着一颗完整的心

而我，住在童话外的人
居然因为昨夜的风声
在沙滩上哭泣得像个孩子



拍摄于 2009 年，中国南京图书馆

一个人的季节

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啊
那些曾经花开的地方
都早已没有了花
你说，你告诉我
一个人的季节为什么会这么冷

现在已经是爱的季节了啊
那些天使胸前的花环
都在时间中褪色
你说，你告诉我
没有了翅膀的天使该怎么飞

一天一年
你始终在我的明媚的忧伤里流浪
我以为你是葵花
我是大树
你离得再远
都会朝着我静静凝望

一夏一年
你始终微笑着
在我眼睛的阴影里隐藏
我以为我是飞鸟
你是我亲爱的鱼



拍摄于 2010 年，加拿大东海岸

地球的眼泪

（一）

我至今仍能记得这个地球最原始的模样
天空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蔚蓝
阳光和煦地洒落在大地上

森林是喧闹的
淡绿色头发、尖耳朵的精灵
展开它们透明的双翼
在树林间调皮地窜来窜去

草地隐约地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气
我张开胳膊斜斜地躺在阳光下
可以听见不远处森林里传来的嬉笑声

海洋是安静的
淡蓝色的海浪卷着一抹夕阳的余辉
缓缓地扑向海岸

有的打在岩石上
溅起很高很高的水花
乳白色的
象天际边漂浮的那几片云一样柔和
有的打湿了沙滩上的贝壳
再慢慢地退去

远远的海面上
我看见了一只跃起的蓝鲸
它正在哼着一首让人感觉很温暖的歌

我站在最高的那一块岩石上
海风吹乱了我浅褐色头发
微微弯曲的发丝自在地飞扬着
我一点都不会感觉疲倦

捡起一个躲藏在沙堆下的海螺
放在耳边
我可以听到自然轻柔的呼吸声

我曾经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是那么安详
美丽得让我都不愿意离开

当我在柔软的山坡上沉沉睡去时
天空上渐渐露出了一轮皎洁的明月
一只拥有银白色皮毛的小猫依偎在我的身旁
静静地仰首观望着深蓝色的天幕上那弯弯的月
月光淡淡地洒在它那双黑色的眼睛里
那么深、那么深沉的寂寞

（二）

后来，后来地球上出现了和我一样的人类
他们贪婪地占据了其他生灵的土地

我再也听不到精灵们的窃窃私语了
世界陌生得让我觉得心疼

我一直一直都漂泊着
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开发了
我已经找不到那种让人安静的绿色
很多很多的高楼
我已经找不到栖息之地

天空是蒙蒙的灰色
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
我站在巷子的一头
向远处远远地凝望着
那些偶尔从砖缝间冒出的小草
都能让我想起从前那花开遍野的快乐

我听不惯那些夹杂着愤怒或是欢欣的语言
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经对着天空微笑过
它们都懂

只有爱琴海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样的无言
那片汹涌的蓝色是地球的眼泪

我靠在那些已经歪斜的石柱上
默默地等候着
它们都说海不会枯萎
那么，它便永远都要孤独了

让我感觉到悲哀的
不是这个世界的灰暗
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拍摄于 2009 年，**美国迪斯尼乐园**



二、书雅散文集



四叶的三叶草

刚上初一的时候很喜欢听秋雨的广播，每天十点的时候蜷在被子里听他的声音，舒缓且深沉。都都曾经在他的政治书的封面上用蓝黑色的钢笔写上：2003 年，我们肩并肩，决不投降。怀念那个只下一场雪的冬天，秋雨的蚂蚁文学在我的大脑里编织成一张网，留住我心底最脆弱的呼喊。那个冬天，我和 C 打喷嚏却坚持吃校门口卖的冰淇淋，我记得她的笑。她怕我走，和我一起在莱迪照了大头贴，照片上的我紧紧地握住 C 的手，那时的我们，拥有多么单纯的快乐。春天快来的时候，我在日记本的第一页用灰色的语调写上：春天来了，冬天便不会远了。现在想想，真的，那么多个季节好像一眨眼就晃过去了，遗憾的是我，没有在这片淡季里留下些暖色。

三月末，和 C 吵架，为了证明我并不依赖她，我故意装作冷漠。那段时间冷气回流，气温骤减，好像几年的光阴都变得透明，我开始怀疑那些年是否属于我的幻觉。放学时，我一个人立在灯光昏暗的走廊，往她的教室远远地望去，我知道她就坐在第三组的第三排，可是我却没有勇气走过去在她教室的窗口望她一眼。残阳斜斜地在地上投下我的影子，我顺着她和我都熟悉的那条路，踩着地

上的水坑，留下一个个脚印。

四月一日，愚人节，她轻轻地喊我的名字，我毫不迟疑地抱住她，把下巴靠在她的肩膀上，闻那许久没有接触过的洗发水的味道，淡淡的温馨。我感谢这一天，感谢她的勇敢。之后的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我们开始懂事，开始懂得保护对方，不再攻击别人最柔软的地方。后来的我们，快乐得像翩翩起舞的蝴蝶。每天中午，我都牵着她的手坐在篮球架下看天空。天气多半是很好的，阳光穿透青绿的叶子，交纵的树杈，斑斑驳驳地洒下来。我看着来往的人，忽然想起 SAKURA 说过，如果谁能找到四叶的三叶草，那千万不要说出来，因为这是个秘密。我幸运的是，没有四叶的三叶草，我仍然抓住了我的幸福。一路走来，我想说，因为有你与我同行。

在我走之前的倒数第二天，C 和麦兜陪我最后去了一次莱迪，我们静静地找了三个位子坐，一起做泥画。我做的是一只围着厚围巾的小猪，我想加拿大的星空一定比南京要冷，而我，却要一个人在寒风呼啸的阳台仰望。如果，我能看见远方的一颗小星球上长着一些还没有长大的猴面包树，那么，我便一定能看见小王子和他的玫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凝望 C 的脸，我是多么希望能把它深深刻在我的心里，永远不忘记。那个和她们一起完成的泥画我最终没有带走，我怕在旅程中会被压碎，我怕当我打开箱子时看见的却是

一堆印有她们指纹的玻璃；就让它乖乖地待在家中，保存着她们留下的体温吧。

现在，亲爱的，我要睡觉去了。可是我不愿意说再见，我永远不说再见，我害怕这一次就是永远。那么，晚安，我知道我的耳语你听的到，对么。

白日梦

你离开之后开始在每个晚上想念，想我们是被装在两个玻璃房间的生命。我们的房间在空中漂浮着向前流浪，像是一座曾经繁华，却已被抛弃了多年的城。空城，废墟。周围是云朵的白，抬头是望不到边界的蓝。我把柔软的身体靠在冰冷的玻璃上，看着另外一个城市的你。你躲在角落，有如一只想钻入壳子的巨蟹，挥舞着大钳子想防御，却暗伤自己。当黑夜降临的时候，你伤痕累累，满脸疲惫的倒在地上，睡过去。我躺在玻璃地上，向下望去，那是一座闪亮着光彩的城。我用耳朵贴着玻璃，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云朵间透出的喧嚣的声音。我学你的样子，用双臂环绕自己，看星光撒在你头发上时，折射过来的那一片安静的小麦颜色。

终于见到你，在那个下午，在那条没有人的山路上，你出现在尽头。我浑身颤抖，手里捏着的黄色花朵掉落在地上。花瓣碎成一片一片，散了一地。你朝着我走过来，眼睛的那片熟悉的蓝让我不敢抬头正视。Shu Ya，你轻轻叫我。我抬起头，睁大眼，装作忘记了你的名字。还好吗，你微笑着问我。很好，我看着你的眼睛，转过身去。再见。我生怕再迟一秒你就会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

醒来的时候发现你蹲在那个房间里离我最近的角落，在静静地

看着我。我垂下眼睛，底下是一座座白得清冷的房子。很远很远的地方，能看见海的那一点点淡色的蓝。雅典的废墟寂静的立在朝着爱琴海的方向，极度的在回想着那个世纪的样子。我看着你整个人都趴在玻璃地面上，然后有好多好多水从你蓝色的眼睛里流出来，模糊了玻璃。我向下凝望，看见一面有红色、黄色和蓝色的旗子插在一座山的顶峰上，周围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Romania，我大声的喊，直到筋疲力尽跌坐在地上。妖艳的红色渐渐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开始剧烈的痛起来，直到快要不能呼吸。

十月十五日，梦见你穿一件红色的衣服走过一条灰色的街。你知道那条街有多么暗么，你知道你的鸭舌帽压得有多么低么。我甚至都不见亲爱的你那张我日夜想念的脸，你只是给了我一个侧影，给了我一个温柔的残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幻想里看见你的微笑，清晰得仿佛就在我身边。十二月二十三日，梦见你，你告诉我我所存在的缺点。十二月二十六日，想起有一天晚上梦见你，背对着我，坐在椅子上，仍然是那灰色的身影。二月二十三日，梦见你，我和那个我们不认识的男生在一个冰制的房间里，我们打雪仗，好开心啊。真的，那时的我在梦里都是笑着的。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一直一直相信，你就住在我的身体里，住在我的心里。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从来没有被分开过的。

你站起身来，走到我们相隔的那面玻璃墙面前，悲哀的眼睛望着我，布满支离破碎的纹路的手掌在玻璃上盲目的摸索着，企图找到一个可以打开这扇门的把手。可是这个房间缝合的天衣无缝，这种完美压迫的人都要窒息。我靠在离你最近的地方，把下巴贴在玻璃上，以世界最遥远的距离看你。你头发的小麦颜色，你的蓝色悲哀眼睛，看一遍就不会忘记。就一次凝望，你的目光就会在我的胸口刻下十字的信仰，就会像一道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以痛楚来证明它曾经存在过。你张开手掌，把它紧紧地贴着玻璃，温暖的白色雾气便在玻璃上快速地扩散开来。我把我的手贴上去，掌心的纹路便和你的一条条错开来，像极了一朵盛开到即将腐败的菊花。Shu.. Ya... 你的嘴一张一闭，我的耳朵贴紧了玻璃，却听不到那一端的你在说什么。黑压压的天空开始下雨，雨水一滴一滴的渗进房间，打湿了你黑色的睫毛。Te iubesc。我看见你用左手反复地在玻璃上用力地划下这些字母，每一下，都重重地在我身体上化开一道伤口。蓝色的闪电劈断了玻璃，满身伤痛的我抱住你，在我们一起坠落的时候吻你闭起的眼睛。

七月份的某个很晚的夜，我在路边的花市买到两盆小小的仙人掌，我把它们放在窗台上，把它们紧紧地贴在一起。亲爱的你知道么，即使是被彼此刺得耳痛，即使是千疮百孔，我都是那么坚定，

那么坚定地相信那一段时间，我们紧紧相拥的时刻是最最温暖的，甚至，我们都可以在那温暖中忘记彼此不经意给的痛。

亲爱的，我放下我的白日梦，跟你道晚安。



拍摄于 2012 年，蒙特利尔修女岛

去法国

不知为什么，忽然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我待了十七年的城市。没有想去的地方，去哪里呢？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逃避。书上说一味闪躲的人是懦夫，可我不是，我只是飞累了，想停下来歇一会。

我离开的那天南京下雨，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去火车站。这个城市的天空灰蒙蒙的，雨滴落在地上，溅起一朵朵透明的水花。韩没有送我，我也未曾告诉他，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在旁人的眼中都是假象，只是外表看起来美丽罢了。火车是十一点十五分的，我买了一袋薯片，立在站台上向火车还没开来的方向远远地望着。大概三个小时后我就可以在上海转机了，这一次，我要去法国。

火车的“轰隆”声大过我耳机的声量，我听不清 Jay 唱的是什么。窗外没什么好看的，我站起身来打开了窗户，雨点夹着呼啸的风打在我的脸上，有点蚀骨的寒冷。周围的人用那种像是在打量精神病患者的眼光看着我，坐在我对面的小女孩咯咯地笑着，大概是我脸上画的淡妆糊了吧。我站起来，把被雨淋湿的额发搁到耳后，缓缓地走向洗手间，身后传来一个沉闷的撞击声，还夹杂了一些咒骂，

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一点愤怒，居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往前走。我想我越来越圆滑了，韩曾经说过圆滑并不代表没有个性。当时他拿了个玻璃瓶问我那是否圆滑，我点头，他把那瓶子扔在地上，它并立刻跌碎为一些尖锐的玻璃渣，韩小心翼翼地把它拾起来放在手心给我看：它们的每一角都是闪亮的锋芒。

曾经一度相信他，可是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了。我用冷水洗着脸，抬起头时看见镜子里的人憔悴得像魔鬼。那是我么，这只是我的一张脸罢了，仅仅是上帝赐给我的一副美丽的皮囊罢了。真好笑。我把手插进口袋里，回到那节喧闹的车厢，什么都不干，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四点五十五分的飞机，我办好登机手续的时候才四点，胸前的怀表滴滴答答的微响着，这个年代已经很少有人戴怀表了，可是这古老的东西能带给我温暖，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心脏跳腾的声音，很真实的旋律。浦东机场的天花板上的钢架灰白色的，从头顶上垂延下来，像悬崖，陡峭得让人赏心悦目。广播里响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上海到巴黎的乘客请在 C 号登机口开始登机，周围的人一下子聚拢在 C 号登机口。我拖着我的行李箱排在队伍的最末端，从机场里的落地玻璃往外看，能看见一片淡灰色的天空。上海没有下雨，可是南京在下，下很大很大的雨，云朵遮住天空的悲哀面孔，看不见。

我在飞机窗口柔软的座位上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看见一片蓝的透明的海，花在地球上匍匐着蔓延，是那种漫山遍野的淡紫色，宇宙变成当初最原始的样子，我在半空漂浮着移动。可是梦终究是要醒来的，广播里的叮咚声把我从梦中叫醒。两个空姐推着一个装满一个个盒子的车，向前边推边拿乘客要的。我勉勉强强地吃了一点水果沙拉，就又接着昏睡。什么都没有梦到，一片惨然的空白。

飞机下降时我的耳朵开始剧烈的痛，就好像要被强大的压力给撕裂了一般。我紧紧地蜷在座位里，咬住嘴唇，不出声。韩曾经心痛地摸着我的头说我是个倔强的孩子，即使再痛也不会让人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那段时间我也以为自己很坚强，很孤傲，现在才知道我和别的人一样，渴望关怀，但是现在即使我痛得直掉眼泪也不会有人来安慰我了吧。呵，我把我的幸福弄丢了，我活该。

三点钟的时候飞机平安地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我没有任何托运行李，很快就出了机场。外面的风刮在脸上很冷，我钻进一辆 Taxi 里，用法语告诉他我要去市中心的 Hotel。车子内的暖气开得很大，我用手擦去车窗上的雾气。巴黎的天空很蓝，很多片洁白如雪的云朵漂浮在天空上，太阳散出懒洋洋的光，倾斜地挂在西边。下车后我迅速地把深灰色的围巾围住我的脖子，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在我的脸颊上狠狠地刮着，我怀疑我的脸是否已被刺出血来了，因

为我感到痛。

把行李放在宾馆的房间后我去了 Eiffel，我一点都不累，在飞机上我一直睡，现在我想看看这座城市。风还是在呼呼地刮着，我把围巾捂住脸的一半，只露出一个尖尖的鼻子。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淡淡的金黄色，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路边的街灯上挂着吊花的盆子里稀疏的有几个花的枝干，可是我却真真实实地闻到花的淡香，就像冬日的太阳散发出的光明一样，让我感到甜蜜。我没有上那个著名的铁塔，只是在塔的底下远远地仰望着，就像在仰望幸福一样。

回到宾馆的时候太阳刚刚落下去，天际的云被染上一些鲜艳的橘红色。我坐在床上给林打电话。“喂”没有变。“我是木天。”我玩弄着手里的一支暗红色的玫瑰。“韩去巴黎了，你知道么？”同一个城市，可是我却不能遇见他。“猜我在哪？”我像小时候一样问她。“大街上？”电话里传来她轻弱的呼吸声。“这么早就出去逛？”我看着窗外天的颜色像宝石一样深蓝，嘴角上扬：“在巴黎。”“和他在一起？”“没有。”我用尖的手指甲在床单上一笔一画地写：Voute celeste。

林的声音压下去，很低：“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伸长微微有些麻痹的左腿，面无表情：“我的幸福与他无关。”电话听筒里传来空

洞的断线声。

手中的玫瑰在我的下颚划过，枝干上的那些刺沾上一些血腥，凝结，然后慢慢隐去。



积雪

这几天蒙城昼夜不分地下雪，马路边的积雪堆得厚厚的，大概能淹没我的小腿。早上洗了个澡，头发便湿漉漉地贴在我脸颊的侧边。我用大衣上的帽子盖住头发，镜子里看不清我的脸，暗暗的色调，像个不愿意脱离黑色的影子。

外面下很大的雪，我逆着风向车站的方向走。飞扬的雪打在我的脸上，有那么一点点的痛。上车的时候司机并没有看我的月票，他身体侧向左方，向窗外望着。我往车子的后面走，那里放置了一个银色的反光镜。车里的光线很亮，我看清镜子里的那人，脸冻得紫红，眼神僵直冰冷。那是我么？抑或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从别的星球来的人，与我无关。

下车的时候，雪已经停止了。天空是淡灰色的，很淡很淡，刺得我眼睛好难过。太阳其实每天早晨都会升起的，只不过今天的乌云好厚，看不见罢了。我穿着到我脚腕以上的黑皮靴在小路的积雪上小心翼翼地行走。那颜色较深的地方便是已经被行人踩烂的雪水，到处都布满了陷阱。我的前后都没有人，整条小路空空荡荡的。我嘴里呼出的热气是白色的，带着体温，沉淀在萧瑟的风里。快要走到十字路口时，我看到路边的雪堆里有一群小鸟在争抢着什么，

我弯下腰，顺手捏了个雪球扔过去。它们惊慌地向天空飞去，翅膀扇动的声音回荡在真实的空间里，一圈一圈的。

到学校时八点十五，我坐在我的椅子上，懒散地靠着椅背。桌子上还留着昨天用铅笔写下的法语单词 pourrir（使腐烂），教室的暖气开得很大，但我还是感觉冷。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深蓝色的外套披上，回到教室时刚好上课。铃声很短暂，只有三个音符，叮叮叮地敲着我那根已经冬眠的学习神经。上课了，我对自己说。哦，上课了，我从桌子里拿出铅笔，继续静默着。

一大半的时间用在老师布置的一个小 Test 上，快下课的时候小米猪问我："如果让你无痛地失去一只右手，你会么？"我靠在椅背上，用双臂拥抱自己："不会的。"当然不会了，我在心里轻笑着，反正我的手不能触摸到阳光，反正它们已经失灵。"如果会让你无痛地死去，你会么？"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下课了，铃声叮叮叮地响了三下。"当然会。"她说。"我也会。"我轻声地说："可是现在根本无法实现，所以我一直活着。"大家陆续地走出教室，我的身体靠在离门最近的那一张桌子旁："我宁愿痛苦地活着也不愿痛苦地死去。"我的声音漠然，所以我一直痛苦着，我一直活在无法超越肉体的身躯里，我无法超度，我无法进入下一个轮回。

第二节课老师带我们去了一个大会堂，那里面漆黑的一片。有

人掀起了暗红色的落地窗帘，惨白色的光线便泻入进来，只有一点点的光亮，那个人手一松，仅有的光线就立刻消失。今天的太阳被隔在云朵之外，仅凭白天的光明根本就穿不透黑暗，深不见底的黑色。

我们就在黑暗中为这个会堂卸妆。昨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圣诞的庆祝活动，那掌声，口哨声，还在它隐藏的心中有力的回荡。没有活动的时候，它便被孤立，那么当它回想曾经的喧闹时，它会黯然么。我用柔软的身体拥护着同样柔软的幕帘。“我懂你的。”我用一种低到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说。忽然，舞台的前方响起一个沉闷的响声，他们说，有人把前台的木板踩塌了。我走过去，看见木板的前方已经断裂。

我知道我们孤独。我俯下身看着它的伤口，锯齿般尖锐，而断掉的两块木板却已经拼不起来了，它们的交接处不吻合。“但我们绝不寂寞。”离开会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它的灵魂仍然幽寂，幽寂得在有如黑夜般安静的空间里四处游荡。

老师说第三节课我们出去堆雪人，班里的那些女生便高兴地欢呼起来。我费解地看着，为什么她们可以这么快乐呢？我一边戴帽子一边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曾如此快乐。

所有的人都在雪地里帮着老师堆雪人，我把手插进口袋里，走

到离他们很远的一块没有脚印的雪地里，望着天空。那块淡白色的大布上没有云朵，没有颜色，连飞鸟都没有，就像浩瀚的沙漠一样，不曾留下旅人的足迹。我望着望着，干涩的眼眶里忽然溢满了眼泪，然后顺着脸颊流下了，跌碎在雪里。很久没有流泪了，我一直在这个冷色调的城市里压抑着自己。放纵这一回吧，我的盔甲已经破裂。

雪人堆好的时候，我脸上的泪早已被萧瑟的风吹干。离我不远处有一颗枯槁的树，它的树枝上堆满了一层松软的雪。我用手捏好一个雪球，扔过去，树枝上的积雪便被打落下来。



拍摄于 2004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

色彩

先说红色，那是一种鲜艳到让人惊心触目的色彩。枫叶的红很幽雅，且美丽得让人心疼；火焰的红过于热烈。你看过蜡烛的燃烧么？它在用牺牲自己的痛楚去换那跳动的红星。红色的温暖，触手可及。

蓝色像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当你晚上仰望星空时，你能看见那深沉的蓝色，那么无言。有谁看过海的蓝？那么温柔的海风夹杂着没有人懂得落寞，在地球的那部分土地上蔓延着。海的低诉，没有人听过。

小麦的黄色很柔和，秋天的风席卷着土地的芬芳在田野间游荡，落叶也是那种略暗的黄色。上帝用它装扮出一个祥和的秋天，农家姑娘的微笑都是那种已经成熟了的甜美。

白色是单纯的，在天空中流浪的云朵是简单的，它们从早到晚都在不知疲倦地漂泊着，那种柔软是承担不了我们的思念的。白色是神圣的，它是每个人心中最坚定的信仰。灵魂是纯白的么？是吧。

地球上最原始的颜色是绿的，精灵的长发就是这种没有任何邪恶的色彩，它是纯粹的生命。你有在飞机上俯视过那些大片的森林么？你有被震撼么？它可以净化你那颗麻木已久的心。

透明大概只能用水来形容了，它就像年华一样，你是留不住它的。在夜半无人的时候，你有听过人鱼的哭泣么？当成串的泪珠从她的脸颊滑落时，你有看出来那是透明的么？透明，你是真的留不住的。

紫色是高贵的，山野间开放的那些小花就是紫色的，它们雍容却淡雅。你有闻过那片浓郁的芬芳么？如果你真的看见过那些不知名的花朵，那么在你的睡梦中也会绽放着同样的一片灿烂。

灰色代表着颓废，可是我却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你看过我在课桌上涂下的那些眼睛么？我喜欢那里面深藏的迷惘。伦敦的大街上弥漫着散不去的雾，那些陌生的面孔都慢慢隐去，看不清。

我讨厌粉红色，它暧昧。可是我却喜欢桃花的那种清新的粉红色，它让我想起那些掉落进风尘的人，他们都在苦苦地挣扎着。粉红色是毒药，不要去尝试或靠近。

在搅拌咖啡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过杯子中那慢慢沉淀的棕色，它是浪漫的。痞子蔡笔下的轻舞飞扬那么深爱着棕色，就连离去时都是寂寞的。我爱我的大熊，它身上的毛是浅棕色的，我是那么的依恋这种颜色。

你看过太阳落下时，天际的那片橙色么？黄昏，它是最后一道闪亮的孤独。

黑色是残酷的，它可以掩盖一切真相。恶魔的双翼是黑色的么？他们还能飞得起来了么？当你认真地凝视着黑色时，你会感到悲哀么？会么？



拍摄于 2014 年，加拿大 VIA 列车上







薇

薇是个小女孩，她有一头棕色的卷发和一张圆圆的脸。她喜欢父母叫她宝宝，她喜欢她的朋友喊她的名字，她喜欢世界上所有幸福的事情。

薇出生在九月，一个花朵开放得艳丽到快要枯萎的季节。薇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喜欢给她穿白纱裙，而她只喜欢安静地看着那些宠爱她的人们微笑。薇刚出生的时候每天只会在她刚醒来的早晨对着她亲爱的母亲笑一次，然后剩下的一整天脸上只有淡淡的倦容。

薇穿淡色的衣服也穿深色的衣服，薇的朋友都说薇是一个极端的人。薇穿玫瑰的红色也穿咖啡泡沫的浅棕色，薇穿深蓝色也穿浅灰色。薇热爱太阳的颜色，可是薇的抽屉里没有一件黄色的衣服。薇喜欢在童话的天气里站在云朵下让阳光在她小小的手掌里跳跃，让阳光顺着她交错的掌纹在她的掌心里刻下阳光停留过的灼热痕迹、温暖气息。

薇是一个生活在北半球的孩子。薇喜欢一个人在开满花朵的林荫小路上行走，不管起点是从哪里，终点最后在哪里。薇会在有很好天气的日子里和 Z 一起去教堂；她和她，她们就坐在教堂山坡上的一棵树下一起说话。薇会很认真地听 Z 告诉她，她在哪个清冷的

早晨，在哪个清冷的街道上，遇见了一个身影很像谁谁谁的人。然后薇就会闭上眼睛想一想他们遇见的时候，时间会不会像她所想的那样一下子就凝固了。

薇在北半球上一所公立的法语学校。八月的末日，薇在那个教室遇见了那个长得像陶瓷娃娃的俄罗斯男孩。薇不喜欢他站立的方式，不喜欢他说话时不屑的语气；可是薇喜欢看着他，上课的时候她会注意听他在说什么。只要微微地一侧脸，薇就能看见娃娃淘气的幼稚样子。薇在为了他想灵魂的问题，她在想是不是像 Z 说的那样，任何人都能拯救任何人的灵魂。

薇在学校里不喜欢说话；她只喜欢退至墙角，蹲在那里，猜想“Outrageous”，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她一样被别人孤立。薇不害怕孤立；刚上学的第一天，薇坐在那里就忽然想到 Alex，想到 Aaron，想到 Nick，想的她难过得要死。薇是一个笨笨的孩子；她还不知道在过往的记忆中，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想起后还像是没有想起过一样，还可以好好地、安静地微笑。

薇说中文在家里，说法文在教室里，说英文在路上。半夜无人的时候，薇说罗马尼亚语，她会用罗马尼亚语轻轻地唱歌给一朵花听。

薇有一本麦黄色封面的书，别的人称那叫做童话，薇不愿意这

么称呼它，它是一个真正的事情啊，薇是这么想的。很小的时候薇看过这本书，那时候的薇很小，什么都没有看懂；现在的薇打开这本书，每翻一页，眼泪就会顺着脸颊难过地流下来。那本书叫做《小王子》，“驯养”这个词就是薇从那只狐狸那里学来的。

薇也有一朵花，它就住在薇的心里；薇和它说话，想念着它的颜色。当薇难过的时候，她的那朵小小的花就伸出它柔软的枝叶去抚去薇的眼泪。因为这朵小小的花，薇即使想流浪，也永远走不远。

薇拥有一大堆可以陪她说话的人，可是薇没有朋友，薇不懂友谊的概念，所以在无知中她总是会不小心伤到别人。薇的生活就是她每天一个人上学放学，在马路上行走，对着陌生人微笑。友谊是一样奢侈的东西，薇不能想也不能要。薇不要看着那曾经她亲手建成的繁华城堡最后是被她自己推倒；薇不要知道一切是如何由繁华到苍白，从苍白到尘埃。

薇有好多好多的 CD，可是有的 CD 她只喜欢其中的一两首歌。她喜欢 Avril 的《Take Me Away》，喜欢 Jolin 的《海盗》，喜欢布兰尼的《Overprotected》、《Outrageous》，喜欢 F.I. R 的《Lydia》、《我们的爱》，喜欢 SHE 的《他还是不懂》、《侏罗纪》，喜欢南拳妈妈的《香草吧噗》、《哈里路亚》。

薇是一个极端的小孩子，她听蓝调、听爵士、听 Jay 的 R&B、

也听钢琴曲。薇只有在很安静的房间里才会用她的左手去按钢琴的黑白琴键，然后看着小小的音符一个个地蹦出来、融化在空气中。薇吹葫芦丝，可是她不热爱它，她热爱她自己在一台陌生钢琴上弹的《致爱丽丝》，她热爱贝多芬的钢琴曲，它们能让小小的她那么的难过。

薇喜欢写字；她喜欢在桌上放一张活页纸，然后带上耳机，趴在那里用铅笔写字。薇喜欢画画，画志保被头发遮住的眼睛，用红色的笔，画志保站在黑暗中望着新一时那隐忍的脸、向上的嘴角。薇喜欢摄影，喜欢照太阳下的葵花，喜欢照电线杆投在草地上的黑色影子，喜欢照天空中的飞鸟即将远离的灰色翅膀和夏天的街角。薇喜欢所有的静物；她喜欢它们就那样乖乖地呆在那里，永远都不变。

有的时候薇和 Z 一起去大山坡下的小公园里溜一排轮的旱冰，Z 坐在旁边的草坪上看着薇从一个很大坡度的灰色小道上一直张开着手臂滑下去，像一只棕色羽毛的小小鸟儿一样。薇不怕摔跤，不怕流血。有一年的夏天她去室内的滑冰场溜冰，然后她把整个左边胳膊都摔麻木了，地面上的碎小冰块在她原来的伤疤上划下了斑驳的细小血痕；她自己站起来，照样如无其事地微笑着。薇经常微笑，对着太阳微笑，对着花朵微笑，对着陌生人微笑；可是她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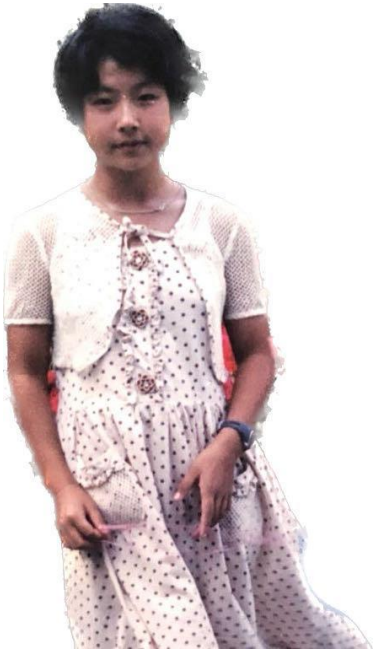
那么频繁地快乐着。

薇没有耳洞，但是她喜欢那些亮亮的小小耳环。薇喜欢一边喝卡布奇诺一边和 Z 说话，然后手被卡布奇诺弄得冷冷的。薇有一条项链，它的坠子是用贝壳雕成的一个小海豚，坠子的正中心有一个用微雕刻上去的名字。薇有时会把它戴在脖子上带到学校去，有的时候就把它解下来随手放在桌子上的什么地方。薇有一次尝试了一瓶黑色的指甲油，然后在半夜醒来的时候被她指甲上的颜色吓到了。

薇始终想买一枚银色的戒指，把它戴在她的小指上，可是因为薇的手很小，所以那种尺码的小戒指她很少很少见到。有一年夏天薇去中国大连玩，她见到了那样的一枚小小的指环，她把它戴在了左手的小指上，很高兴很高兴的。最后，在金石滩的海边，薇在海水里游来游去的时候，她的那枚指环脱离了她，在咸咸的海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笨笨的薇在回到宾馆的时候才发现，它不见了。

薇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在一条陌生的小路上行走，甚至喜欢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找一朵四叶的三叶草，用一个上午的寂静等待花开。她曾对 Z 说过她是一个住在童话里的人，她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操场上微笑着恳求过 Z。她说，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我今天住在童话里了，你就千万不要叫醒我，好吗？！薇是个倔强的

孩子，她哭泣，她吵闹，可是她想要的仅仅只是温暖的臂弯啊！她仅仅是想要好好地睡一觉，让她心里的那朵蔷薇花在夜色中悄悄地盛开。





三、书雅小说集



她是一条鲨

她没有离开过阴暗的海底，她习惯于将自己庞大的躯体挨着海底的地面游动，她习惯于在黑暗中灵巧地躲过成堆的珊瑚礁，她习惯于海底的晦暗与宁静。那种看似平和的黑色气氛在整个海的深层里弥漫着，她的心舒适地躺在那里，随着水的微波让那种暗色一层层地围裹着。

她是一条鲨，一条生活在深海的鲨鱼。她的皮肤是那种闪着淡淡亮光的银灰，她的眼睛是如海水般的墨黑色，她有一张大得足以能吞下一头海狮的嘴及一排能撕裂任何生物的利齿。



那天，她疯狂地追随着一只有她的身体三分之一大小的浅棕色海狮。一开始，她咬住了海狮的尾巴，可是被它挣脱开了，它努力

地摇摆着受伤的尾巴开始往海的表层逃窜。她惊奇地发现越往上水的颜色就越发明朗起来，先是深蓝，那种如夜空般的神秘色彩；然后是蓝色，那种纯粹得让这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颜色；最后，海水的蓝被稀释成了淡淡的透明色。她狠狠咬住海狮，把它的身体撕裂，然后心满意足地咀嚼起来。

漫延在水里的血腥气味立刻吸引来了别的鲨，它们吞噬着海狮的身躯，贪婪地撕咬着。她在一旁看着它们，用鲨鱼独有的冷漠眼光看着它们。它们是鲨，它们有着和她一样的银灰色皮肤，它们和她是同类。

她回过神时那些鲨鱼早已散去，海狮的残骸都已不见，海面风平浪静，海水早已恢复了看似空澈的透明色，一切都好好的，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浮上了海面，一束金黄色的光线直直地射入她的眼睛，她痛得直摇晃尾巴。这是什么？她游上水面，只露出一双阴森的眼睛偷偷地看着。碧蓝的天空中漂浮着几片乳白色的云朵，她好奇地望着那个橙红色的圆点。太阳的强烈光线并没有使她愤怒，她的腮一张一合地扩张，海水穿过她的体内然后由波浪的形状被排出。

她转身，然后一眼就看见了漂浮在海面上的那条小小的木制渔船，还有小船上那个小小的人，他有一头微卷的短发及一张欧亚混

血的漂亮面庞。她不露声色地向那条只载有他一个人的小木船游近，他沉默着看着他手里的那只做工精致的竹笛，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露出水面的、极具危险性的灰色三角形背脊。

她并不想攻击他，她游近那只小木船只是因为好奇。他轻轻地闭上眼，把笛子摆在唇边，然后吹奏起来。那首曲子叫做《雅典的废墟》，是一首在他的村子流传了很久的老歌了；悠扬的旋律渗入海水里，空旷地随着微波回响着。她张开那张长满锋利牙齿的嘴，轻轻地跟着哼唱起来。他一直静静地闭着眼睛吹奏着，整个人似乎已经完全地沉浸在那些不安分跳动的音符中了。她是他唯一的听众，她陪着他，一直到那个火色的大圆球慢慢地沉落下去。

水波微微地晃动着，海上的天气开始起了变化，成千上万的灰色云朵聚集到一起，天空的颜色低沉压抑得让人感到难受。船上的那个小人儿停止了吹奏，他划着桨开始往村子的海港的方向驶去。天色迅速地暗下来，一道荧蓝色的闪电划过天空，然后下雨了。虽然是夏天，海上的风咆哮的声音还是会让人害怕。他在黑暗中努力地划着，雨水打湿了他的白衬衫，卷曲的棕色头发贴在他的脸颊旁，雨水顺着滴下来。

她烦躁不安地摇摆着尾巴，转着圈圈，水里的气压比晴天里的任何一个时段都要低，她把嘴微微地伸出水面，然后沉了下去。

天空的正上方忽然响起一声雷鸣，海水被震得剧烈地颤动起来，一个从小船左边升起的海浪把船推翻了，他掉进了海里。她就在他的身边，安静地在黑暗中看着他在海水里无助地摆动着四肢，夜色将她掩护得很好，他不会发现有一条鲨在他的身边，并且望着他。

雨渐渐地小了些，他抓住小木船的边缘，试图爬上去。海上的风仍然刮得很凶猛，每当他快要爬上去的时候，就会有浪把他冲刷下来。

她闻到周围的海水里漂浮着一种怪异的味道，并且越来越浓烈。水波不安分地荡动着，等到它们靠得好近了，她才在暗色中看清了，那些，和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面孔。它们用邪恶的眼光打量着他，并在他的身旁绕着圈子；她用身体挡住他，然后示意让那些鲨鱼离开。

“你想一个人独吞他？”有个身体较为庞大的家伙靠近了他，用牙齿咬住了他的裤脚。

“离开这里，离开他！”她愤怒地低吼着，所有的鲨鱼都微微地往后退了几步。她转过身，然后用头轻轻地把他顶出了水面。他努力地一跃，爬了上去。

“你救了你的猎物！”一条小鲨鱼咬牙切齿地朝她喊道，其余的

鲨鱼都散去了。小鲨鱼的妈妈用别的鱼类看不出来的轻蔑目光瞥了她一眼，然后摇着尾巴离开了。

雨已经完全停止了，天空恢复了夜惯有的暗色的蓝，海面已经平静下来，小木船随着细微的波浪向离海港很远的地方漂去。他躺在小船里潮湿的木板上，望着已经完全晴朗的夜空；那上面有许多颗闪亮的星，奇奇怪怪地排列成一些未完成的图像。他的笛子与木桨被海水冲走了，他的小木船可能已经在海中迷失，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考虑他应该怎么回家。他静静地闭上眼，疲倦地睡着了。海面安安静静的，她不停歇地绕着他的小木船游着，在海面上俯伏着画下一个不完整的圆。他轻轻地呓语着，嘴角带着月亮的温暖，一切正在上演。

凌晨的时候，星光逐渐退去，他醒了，用手扶着船舷。海的晨微微有些冷，空气中暗浮着蓝色。他凝视着水面上的倒影，突然落下一滴灰色的水珠，海面的平静被打破了，他的影像开始一层层地重叠。她游过去，那滴已溶解在海里的水珠从她的嘴里穿过，从她的腮流失。

他看见了她的三角形背脊。“带我走吧，”他的声音沙哑，“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他站起身，然后整个人都跌进了水里。她望着他，用她冰冷的

前额触碰他的脸。他微笑了，她把他吞了下去，然后潜回深海中。

她没有弄痛他，在海的底层的黑暗中，她感觉她的身体空了，腐烂了。



拍摄于 2010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

一样的夏天

（一）

那年我三岁，妈妈喜欢用淡紫色的绸带给我扎两个小辫子，给我穿纱织的白裙子，把我打扮得像个公主。每到那个时候，木木就会立在镜子旁边说我臭美。他比我大一个月，妈妈叫我喊他哥哥，我不愿意喊，他就一脸沮丧地拽着他身上那件脏兮兮的T恤，蓝白相间的，那一条条白杠被他弄得变成了灰色。这个脏小孩，我高傲地甩了甩小辫子，哼，不跟他玩。

我住的那院子里有很多小孩，我最喜欢我们家旁边的那家小女孩，她四岁，短短的头发，我总是很心甘情愿地跟在她的后面喊她姐姐。她的父母很喜欢我，常常给我买糖吃。大概在两个星期前，他们搬家了，房子并没有因此而空下来，木木家在那个姐姐走后的三天之内搬了进去。

那天下午，我站在院子中央的那颗大树下面，看好多的大人在他们家进进出出，木木背着他的小书包走到我的旁边，然后从包里翻出一把小手枪，坐在草地上一个人玩。阳光透过薄薄的云洒在地上，他的脸在阳光的反射下显得不太真实。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

对他说："我们一起玩吧。"他咧开嘴，笑了。我伸出我的手，想把他拉起来，他的手搭在我的手掌上，很暖很暖。

（二）

四岁的那个秋季，我生了水痘，脸上身上都是红褐色的痂，妈妈带我向幼儿园老师请了假。我天天呆在家里画画，用橙红色和金色的铅笔画太阳。妈妈选了一张最好看的贴在我的小床旁的墙上，我睡觉时抱着我的熊宝宝在房间里的那一片黑暗中看着太阳，看不清颜色，看不清轮廓，可是心里觉得好充实，就好像被幸福的棉花塞得满满的。

那一天，木木从幼儿园回来，他来看我。我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木木的目光直直的，好像穿透了我的身体。我问他："我是不是很像丑八怪？"他点头。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有很温热的液体从我的脸颊滑过。

我微笑着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动画片要开始放了。"他转过身，默默地离开。我关上门，走到房间里把墙上的那张太阳的画扯下来，一点点地揉烂撕碎。我的光明结束了，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后来的两个月内，我每天晚上都感到冷。妈妈在我的床头装了一个小灯，她坐在我的身边读故事给我听。最喜欢听《睡美人》，

我总是求妈妈多读几遍给我听。美丽的公主受了巫婆的诅咒，将在古堡里沉睡一百年。有一天，王子将会不顾一切地闯入进来，当他俯下身吻公主的那一刹那，沉睡百年的公主将会醒来。

给我一点点温暖，我就复活。我搂着小熊蜷在被窝里想着，然后安静地睡去。

医生说我的病已经好了的那一天，我勇敢地站在家里的那面落地镜子前，这是我两个月来第一次照镜子。那里面的我小小的、瘦瘦的。我右边眼角的正下方留下一个疤，面积不大，像一滴透明的泪挂在脸上。我并不觉得很难过，这是木木在我身体上留下的印迹，纵使他再残酷，我也不怪他，不知为什么。

那年的冬天只下了一场雪，是在我的生日。家里面做了好多菜，爸爸还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淡紫色的。我穿着棉拖鞋去找木木，他看到了我脸上的这个疤。我无所谓地笑笑说："下次不准再欺负我。"

他轻轻地说对不起，我牵起他的手说："去我家吃饭吧，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把黑黑的小手枪交给我，对我说："我的礼物。"这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他觉得他做错了什么，所以要拿这个来赎罪。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们还是好朋友。"他开心地笑了，就像去年的那个夏天一样。

当我吹灭第五支蜡烛时，窗外开始零零落落地飘起雪花。天空是淡灰色的，院子里的那棵大树掉光了叶子，孤单地立在那里。我走出家门，站在树下，萧瑟的风夹着雪花在空中翻腾着。我闭上眼睛，默默地许下愿望：亲爱的上帝，你可不要让木木搬家呀！不然，我将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将因此永远痛苦。

送木木回家时，我轻轻地在他耳边说："记住，这辈子你欠我一滴眼泪。"他久久地凝视着我眼睛下面的这个疤，黑黑的眸子里倒映着我的影子。就像这样站着，不顾寒冷不顾一切地站着，不为什么。

（三）

转眼到了我六岁那年。

三月份的时候，春天悄悄的来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万物都苏醒了。院子里的那颗树的枝头稀稀疏疏地冒出来一些草绿色的小芽，风吹在脸上柔柔的，很暖和。我戴着一顶乳白色的帽子去找木木玩，在家里呆了一整个冬天，我的心都是潮湿的。

草地上很舒适，我和木木躺在上面，什么话也不说。太阳倾斜地挂在西边，散发出温暖的光；天空蔚蓝蔚蓝的，偶尔有一只鸟飞过，留下一个欢快的鸣叫声。傍晚回家时，太阳已经完全沉没下去，

天际的的云被镀上一层很好看的橘红色。我的身上散发着阳光留下的香味，淡淡的，弥漫在空气里。

春季里的雨天还是很多的。我坐在房间里的桌子前，趴着画黑夜，用深黑色的铅笔认真地涂着。窗外传来雨水落在屋檐上的声音，啪啦啪啦的，好像一首很委婉的歌。我不喜欢这种天气，因为它让我觉得很不快乐，很不快乐，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雨天和阴天大概持续了两个月，终于有一天，天晴。那天晚上，我去找木木出来玩，我们俩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向北方望去。木木举起手，指着深蓝色的天空说："六翼，看那些星星，它们像一个没有连接起来的勺子。"

我睁大眼睛望着，那些群星散发出的光并不是很强烈，朦朦胧胧的有一小点、一小点的星光在天际闪烁着。夜很深沉，可是我一点都不怕。我在我的心中点燃一盏小小的灯，我只需要一点点的温暖，那就足够让我存活下来。

（四）

夏天踩着春天的脚步来了，我穿上米色的连衣裙在院子里追蝴蝶。这些美丽的小精灵挥舞着轻盈的翅膀在草丛里穿来穿去，寻觅着什么。阳光变得热烈起来，空气有些干燥。

那段时间幼儿园放暑假，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小房间的床上。木木有时候会找我去玩，我们俩玩抓人的游戏。有一次他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应该是蛮严重的，因为他的膝盖被磨破了些皮，微微的发红。可是他没哭，甚至，没有一丝痛楚的表情。我想他是装的吧，摔破腿真的会很疼的。为什么不哭，为什么？我不懂。

那天晚上木木来找我，他拿了一个小小的玻璃瓶站在我家门口。我问他："去看什么？"他说："去捉萤火虫。"

我换上小白鞋和他走到草地那里，有很多湛蓝的小亮点在空中漂浮着，我兴奋地弯着腰立在木木的旁边看着。他用手轻轻地把一只萤火虫捏在手心里，然后再倒入瓶子中。那只小东西在瓶子中飞快地鼓动着翅膀，漫无目的地游走着，有时候还会撞上玻璃。大概只过了十五分钟，木木就把那个瓶子装得差不多了。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发出一圈微弱的蓝光。我隐隐约约地能看清他脸的轮廓，完美的弧线。

（五）

六月的一天，妈妈下班回来时给我带来两只小兔子。"我可以送给木木一只吗？我一个人养不了这么多。"我问妈妈。得到她的

同意后，我抱着一只白色的小兔子去敲木木家的门。

我自己留了那只灰色皮毛的小兔子，它有一双又黑又圆的眼睛，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用碎布为它布置了一个小窝，温暖且舒适。它很小，大概才两三个星期。我把它放在我的手上，拥在怀里，它的心忐忑不安地跳着。我低下头，轻轻地对它说："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可以发誓。"它的耳朵顺服地贴在背上，摸上去烫烫的。当时的我觉得生命里有一件可以值得去为它担忧的事情还是蛮好的，我不想让我的过去一直都是空白。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割青草喂小兔子变成了我和木木最神圣的使命，我们在草地上寻找那种刚长出来的嫩芽给小兔子吃。木木把手摊开，伸到小兔子的面前，它们安静地在他的手上嗅一会，然后咬了一小撮青草，心满意足地躲到一边吃。

我时常躺在床上想，人类和动物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互相信赖，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再闪躲。想着想着便会睡着，我是一个贪睡的孩子。

妈妈说九月份时我便要上小学了，她给我买了一个粉红色的小书包，我不喜欢这种颜色，很不喜欢。天黑的时候我搂着我的小熊躺在床上，我想我的美丽生活大概就要结束了，我想我就要被我的父母送到学校这个大监狱去了。我不喜欢有人约束我，我想像飞鸟

一般自由。

木木和我在一所学校，这是我唯一庆幸的事。九月一日那天，木木和我的父母送我们去学校。教室很干净，洁白的瓷砖墙壁，光滑的大理石地面。

老师是一个女的，大概和妈妈一样大，脸上经常浮现浅浅的笑容。木木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你害怕么？"我握着他的手，不说话。他的手心温暖且潮湿，我紧紧拽着，生怕我们会在这个迷宫一样大的学校里走失。

第一节课上得无聊透了，老师叫每个人自我介绍。轮到木木时，他站在讲台前拽着他那件白色的长袖，低着头说："我叫木木。"老师站在一旁微微地笑，纵使她装得再善良也没有用，我不会喜欢陌生人的。

当老师读到我的名字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表情淡然地说："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我想我不用再说。"那个女老师的脸立刻变得惨白，我得意地朝她笑了笑。班里的那些人小声地议论着，我回头看了木木一眼，他朝我做了个"很好"的手势。阳光金黄色的，直直地透过玻璃，撒在木木的课桌上。那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看见天空和操场上的大树。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我背起书包拉着木木的手对他说："我们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我觉得下课时响起的铃声悦耳到快要不行。

我非常严肃地对妈妈说：“我不敢想象让我在学校里待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说：“六翼，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告诉她：“我会好好学的。”

我不知道答应她的我有没有能力去实现，我这个不算是承诺吧。答应的太多，我想我会飞不起来的，真的。

后来的我牵着木木的手慢慢地去习惯教室里弥漫着的消毒水的气味，习惯每节课后只有十分钟的自由。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缩在靠着墙壁的那个座位上想我的小熊，我想回家，我想念那张舒适的小床。放学的时候，我和木木一起走。

已经是秋天了，院子里的大树开始掉叶子，草坪上覆盖了一层黄色的枯叶，我们找不到青草喂小兔子，只好由妈妈从菜场买胡萝卜来喂。它们的身体在几个月内长了二十厘米，我想它们现在已经是大兔子了。怎么我和木木还没有长大？真急人。

十月中旬，木木和我的兔子生病了，它们不再接受我们喂的食物。木木心疼地对它们说：“你们真笨，不吃东西你们会饿死的呀！”可是那些兔子听不懂。它们的身上陆续地长出一些暗黑色的斑点，妈妈不再同意我把兔子放在我的房间，她说它们生了一种很厉害的

病，大概是好不了了。

我记得星期五的那天下午，我放下书包去看小兔子。可是当我走到厕所时我发现那里并没有它的影子，甚至连我为它布置的小窝都不在了。我的心里有种不详的预感，这种想法压得我很痛，而且它是如此的真实，就在我眼前呼啸着盘旋。

我拆散我的辫子，把黑色的皮筋放在梳妆台上，然后我走到厨房，抱住正在炒菜的妈妈，我轻声地问她："妈妈，我的小兔子呢？"她一边往菜里加盐一边说："它走了，和木木的那只一起。"

我的心一下掉进深不见底的峡谷，摔得粉碎。太阳落山了，寒冷围剿着我。六点多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停电。它们是因为对人类的极度恐惧而死亡的，我敢确定是这样。

周围安静的空气里忽然飘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六翼。"木木掀起被子，看见我泪流满面地缩成一团。他的手上托着一个正方形的蜡烛台，那一晃一晃的火苗刺痛我那双长久习惯黑暗的眼睛。

"振作起来，"木木用手拭去我挂在眼角的泪："它们去那个属于它们的地方了，它们自由了，你应该为它们快乐。"我的身体微微颤抖，一种强大而又温和的光线从我的心脏向身体的各个部分蔓延。

"走吧！"他拉着我的手走到院子里的那颗大树底下，对着有些

发紫的天空，手一摇一摇地说再见。

远方的那颗星呵，小兔子是去你那里了么？它们快乐么？你朝我眨眨眼，可不要不理我呀。



（六）

十一月四日那天，学校期中考试，我提前二十分钟写完卷子，透过我右边玻璃窗的反射我看见木木还在低着头写卷子。算了，不等他了。我站起身走到讲台前对老师说："我要交卷。"

她很惊讶地问我："你写完了？"我一边把铅笔盒放进书包，一

边对她说：“你自己看呀。”

木木抬起头，愣愣地望着我。阳光从窗外透进来，在他的睫毛上跳跃。我轻轻地说：“在院子里等你。”木木点点头，俯下身接着看卷子。他总是太认真，这样子会很累的。

我在院子里朝南的方向用小石子拼“生日快乐”，木木今天起就七岁了，他总是比我大。那天的天空上没有一朵云，风缓缓地刮着，偶尔会卷起草地上的落叶。木木刚踏进院子的大门就看到了我的“杰作”，他声音沙哑地说：“六翼，原来你知道。”我微笑着点头。

阳光温和地挥发着热量，我和木木站在院里的那颗大树下，从地底下散发出的泥土的气味让我感到幸福。“我们就这样永远都不分开，好不好？”他轻声地对我说。“一百年都不许变。”我和他拉钩。

一百年后的我们大概眼睛花了，耳朵也聋了吧；可是我们还是会在院子里的那颗大树下回忆过去的，回忆这个我们一直遵守的誓言。

考试成绩公布了：语文我是全班第一名，数学是第十五名；木木的语文在班上是第三名，数学第二名。老师把我好好地表扬了一通，我觉得她做作得好笑，于是在她向班里同学展示我的考卷时，我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六翼，你在笑什么？”老师问我。我笑得垂在胸前的小辫子乱

颤，我说：“虚伪。”她的脸一下子涨成粉红色：“谁？”还想抱着侥幸心理，哼，会是谁？我指着她说：“你。”

后来老师请我的妈妈去学校，她劝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躲在办公室门外，耳朵贴着墙，听她们在说什么。我没有病，我很正常，我只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老师的尖细嗓音而已，仅仅如此。

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知道她是不会这么做的。“六翼，去和老师道歉吧，好不好？”她问我。“好。”我总是不懂得如何拒绝。

星期一的课后，太阳躲在云朵的后面，阳光穿不透。我疲倦地对老师说对不起，她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狡猾的微笑，她说：“你回去吧。”我像听到了猎人枪声的小狐狸，应声而逃。

放学了，我和木木坐在学校的楼道里，天黑得很早，头顶上的那盏灯昏暗的。“你太偏激了。”他叹了口气。

“对不起。”我的心忽然开始痛，一阵一阵的，伴随着我心脏跳动的节律。

“不要怕。”他抓住我的手。

我的眼泪一点点溢满我的眼眶，然后我再逼它们倒流回去。外面忽然想起一个惊天动地的雷鸣声，下雨了。木木脱下他黑色外套，递给我说：“穿上它，我们该走了。”

我呜咽着说：“不要！万一你生病了，我就只能一个人来上学，你答应过我的，我们永远都不分开的。”

“六翼，”他把衣服套在我的身上，拉好拉链，说：“乖！”

“木木！”我在心里轻轻地喊着。有些液体打湿我的脸，分不清是泪还是雨。我想起这个夏天木木抓到的那些萤火虫，它们在寂静的夜里散发出淡蓝色如萤火般的光。

感谢温暖，感谢阳光。我拉着木木的手在雨里奔跑，真想就这样一直拉着他的手跑下去，不为什么。

晚上，我睡在被窝里，妈妈坐在床头给我读《小王子》。那只被小王子驯养的狐狸，那只等爱的狐狸，我躺在一片黑暗中想，小王子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大沙漠，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只狐狸简简单单的悲哀。只要小王子和他的玫瑰幸福就好，狐狸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我听着窗外的雨声，感觉到有一滴泪缓缓地滑过脸颊，莫名其妙地想哭，很想很想。

在学校里我开始选择沉默，除了木木以外我不再和任何人说话。上课的时候我用妈妈削好的铅笔在桌子上画太阳，阳光斑驳地透过树叶，投在草坪上。我开始创造一种属于我和木木的文字，一种别人看不懂的特殊字体，我把它称作翼种语言，在学校里我和木木尝试着去说它，尝试着用它去谈论一些事情。班里的人看我的眼

神越来越怪异，可是我不在乎，木木也不在乎。如果这个学校是宇宙，那我和木木便是那些漂浮在空间里的微尘。我们是独体，我们渴望被隐没。

（七）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的生日。那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干净得像是爸爸喝的啤酒，散发出麦子的香味。我坐在桌子前写作业，我不爱上学可是我爱写作业，因为我的双手一停下来就会觉得空虚，我需要一些东西将我的头脑填满。妈妈说今天是星期六，带我去公园，我不想去。我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小孩，我想睡觉。

木木来的时候是正午，阳光对着窗户照进来，屋子里暖和极了。我舒服地睡在被窝里，不愿意睁开眼睛。“六翼，还在睡？懒虫。”木木穿了一件火红的毛衣，站在我的床头。

“不要拉，再睡一会儿。”我用被子蒙住头，好像越睡越头晕。真希望世界末日赶快降临，这样子所有的人就都可以陪我一起沉睡了。

木木轻轻地说：“那你接着睡吧，我回家吃饭了。”他的鞋子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把头伸出被子，搂住小熊继续睡。大约两点半的时候，我醒

了。桌子上放着一串淡紫色的风铃，旁边有一张淡黄色的纸条，上面是木木用铅笔写的“生日快乐”，淡淡的笔迹。

“木木！”我把风铃系在房间的门框上，用手轻轻地拨动那些垂下来的小瓶子，它们便发出一种清新、简单的旋律，就像记忆里的那些阳光一样，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木木，出去晒太阳。”我站在他家的门前说。

“好！”木木应道。

他躺在已经干枯掉的草地上，微微地眯上眼睛，享受阳光在他脸上温柔地触摸。我问：“为什么你总是纵容我的坏习惯？”

他睁开眼睛，阳光射进去，是那种深深的咖啡色。“我希望你自己会慢慢好起来。”他回答。

“这样子我会越来越懒，越来越坏。”我看着他说。

“六翼，”他也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太累了。”

有一层薄薄的雾沾湿我的眼睛，木木总是用他的温暖刺痛我，刺痛我那颗因冻结而麻木的心。可是痛是应该的，就像蝴蝶要挣扎着飞出蛹的那一刻；不痛它怎么能飞，怎么可以再去追逐沧海。

（八）

一月中旬学校考试，然后放寒假。老师用黑色的笔在我的成绩

单上写下评语：穿戴整齐，学习努力刻苦。她的字里好像参杂了些什么，颜色模糊不清。我把它交给妈妈，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终于可以跟那个像巴士底层的学校说再见，终于告一段落。

大概在一月十九日的样子就有人来我们家串门。那些人穿着新的衣服，拎着大包的礼物，满脸幸福地来拜年。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一放假动画片就多起来，多到令我为在同一时间播放的动画片而遗憾。木木待在他的房间里做作业，去他们家拜年的人也很多，偶尔我能听到从他们家传来的谈笑声。可怜的木木，他找不到他想要的安静。

在快要过春节的前几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大扫除。我躺在床上看故事书，还是那不曾改变的情节，还是圆满的结局。我不懂为什么童话故事里没有悲哀，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么，他们会不会是在伪装幸福呢？我抱着小熊靠在床头，今年我一定要和木木一起守夜，我们要一直等到所有的星星都消殒的那一刻，然后我们再疲倦地相拥着睡着，然后我们再回家。

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浓浓的喜悦气味，所有的小孩都盼望的春节在黑夜与白天相接时降临。我疲倦地在十点钟醒来，拉开窗帘，阳光明媚地洒进来，我看见许多细小的尘埃在空气中飞扬。医生说我对灰尘过敏，可是我热爱它们，就像我热爱沉溺于睡梦中的白色

一样。

妈妈带我去买焰火，我不是很喜欢上街，因为那些来来往往的汽车排出的尾气让我感到恶心。我只喜欢我的院子，只喜欢长在中央的那颗大树，它散发出触手可及的温暖将我紧紧包围。我想回家，我流着泪跟妈妈说我想回家。她蹲下身，轻轻地对我说："六翼，乖。"

我不习惯那些陌生的环境，那些陌生的眼神，它们让我感到恐惧。我擦干眼泪，牵着她的手喊了一声"妈妈！"

她买好后就带我回家，我内疚地说："妈妈，六翼是个坏小孩。"她温柔地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不，六翼是个乖小孩。"

我仰起头，看着她的眼睛笑了。我仅仅是满足于别人给予的快乐中，可是那已足够。

几乎一整个白天我都在画一幅画，内容很简单，仅仅是一棵树，两只兔子和一个太阳。画好后我用黑色的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大大的"X"，然后拿去给木木看。

"这是什么？"他问我。

"我们的童年末日。"我微笑着轻轻地说。

"六翼，你快乐么？"他的眼睛看着远处。问道。

"嗯，"我点头道，"我没有理由不快乐。"

他的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抹淡灰色。木木，对不起，我把你刺伤了，我们生来就带刺，这一次，轮到你痛了。

冬天的天空黑得很早，大约七点钟的样子就已经完全静寂下来了。有很多小孩在院子里玩焰火，天上的那轮弯弯的月亮被浓烟给遮掩住，只露出暗黄色的一个小角。

我穿着白色的棉袄去找木木放焰火，晚上的风参杂着微微的寒冷把院子里的那棵大树的树枝吹得哗啦啦的响，我和木木站在院子里较为空旷的地方，那里抬头便可以看到泛着深紫色的天空。我把焰火放在地上，木木擦着一张火柴，蹲下身小心翼翼地点燃焰火前面的导线。

火苗滋滋地向前燃烧着，有一个闪着亮光的流焰窜上天空，然后无声地绽开。那烟花是紫色的，纷纷掉落的橘红色火星忽明忽暗地闪着，很唯美也很短。我和木木一直朝天仰望着，直到烟花慢慢消失在天际，直到那些颜色完全退去。

“木木，世界上会有比烟花还要寂寞的人么？”我问他。

“或许烟花曾经幸福过。”他说。

如果烟花真的幸福过，那为什么在它绽开的那一瞬间我听到了它心碎的声音呢？就算是幸福，应该也是稍纵即逝吧。带着曾经的记忆消失在这个城市的上方，这算是一种圆满么？我不懂，还是不

懂。

那天晚上我坚持等到十二点，一直坚持到电视机里传来新年钟声的那时刻。我轻轻地对木木说："我做到了，可是现在我好困。"

他松开一直握着我的手的右手，说："六翼，我也想睡觉了，我们都回家吧。"

我抱着小熊很快就沉沉地睡去，梦里出现像星星一样闪亮的莹蓝色，很暖很暖。

（九）

春天大概是快来了吧。我跟妈妈说我要种一枝玫瑰，是属于我自己的，就像小王子一样。

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把我的玫瑰种子埋在院子里的那颗大树的旁边，连同我的希望一起。一个星期后，大树下方的那块土地上冒出一个淡绿色的小芽，有风吹过的时候，它就倔强地立正那小小的躯体，逆着风摆动。

我指给木木看："那是我的玫瑰。"

他问我："它不需要一个屏风么？"我笑着说："它可没有那么柔弱。"

木木把手插进口袋，转过身跟我说："那我回家写作业去了。"

然后离去。

夏天的时候我的玫瑰就会开花了吧，还有两个月，它就会在某一个凌晨绽开。它的花瓣上将沾满夜的露水，它的颜色将像血一般鲜艳；因为这是在整个宇宙里独一无二的一朵玫瑰，它是我的玫瑰。小王子好像是这么说的，好像是的。

春季是多雨的季节，我躺在床上看摄像师在非洲大草原上拍的动物的生活实况。天渐渐地黑下去，雨还在继续下着，电视上出现两只猎豹。它们伏在草地里，眼睛紧紧地盯着离它们不远处的一个鹿群。它们把身体压得很低，几乎是像是贴着草坪一样地向前慢慢移动；然后，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跳起，向那个鹿群奔去。母鹿带着小鹿飞快地向前跑，猎豹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一切看上去都像是个游戏，就是我和木木玩过的那种。那两只鹿跳跃似地跑着，然后猛的停住，它们的正前方有一块深绿色的沼泽。身后的两只猎豹采取夹击的方法，慢慢地把距离缩小。前面是死亡，后面是天涯。那只小鹿的眼睛里映着猎豹因凶残而变形的脸，它惶恐地向后倒退着，一下子陷入沼泽。它并没有大声地鸣叫，只是瞪大了悲哀的双眸望着它的母亲。那两只猎豹朝鹿妈妈的身体上扑过去，其中的一只猎豹用它尖锐的牙齿咬断了鹿妈妈的脖子，它的爪子深深地插入鹿妈妈的皮肉里，画面立刻就像被夕阳镀上一层鲜艳的血红色。陷

入沼泽中的小鹿眼睛里蒙上一层淡灰色的雾，它呜咽了一声，然后缓缓地合上双眼。天色暗下来，草原上的低吟渐渐淹没在黑暗中，电视一片漆黑后切换成广告。

我把小熊贴紧我的脸，它的皮毛好像湿漉漉的，我轻轻地对它说："世界就是这样子，要用一个人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人的幸福。你说，木木他幸福么？"

小熊不说话，它依偎在我的怀里，安安静静的。然后便有一个古老且深沉的声音从我心的角落里传来，它说："你早已牺牲。"我的心忽然剧烈地跳动了一下，然后平息。



（十）

六月的时候，院子里的那颗大树的叶子已经完全变绿，学校考完试后就放假了。我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躺在妈妈房间里的大床上，那张床大到我可以完全地舒张开我的身体。

大树下的那株玫瑰已经长出一个小小的花苞，是暗红色，看上去好像随时都可能绽开的样子。我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那上面吊着一盏灯，垂直着吊下来。我躺在床上忽然产生了一个荒谬的念头：看天空，站在这个院子的最高点去看天空。

我踩着小凳子，慢慢地爬上房顶。天空很蓝，有几朵厚厚的云在上面飘着。我张大双臂，风在我的耳边穿来穿去，我的背后好像突然生出一对强而有力的翅膀，它们在不安分地扇动着。我缓缓地闭上眼睛，微笑着，然后我穿透厚厚的云朵，向天的界限飞去。“六翼！”有一只大手扯掉我的翅膀，我的背后喷出一股鲜艳的血，华丽但是痛着，然后我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妈妈坐在床头看着我。床单是白的，墙壁是白的。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你爬屋顶的时候不小心跌下来，”妈妈摸着我的头发说，“你的小腿骨折了。”

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她用手轻轻地按住我的肩膀，说：“别动，医生已经代你上好石膏了，大概一个月后就会好了，不会影响上课。”

我看着妈妈的眼睛，用一种安静的语调说：“对不起，妈妈。我只是，只是想看一看天空。”

“我不怪你，六翼，是妈妈没有把你看好。你现在痛吗？”她的眼睛里满是爱怜。

我低下头，用右手缓缓地摸着小腿，答道：“不痛。”我说的是实话，我的身体现在没有一点知觉，真的，我想或许是我已经痛到麻木。

从小我的身体就很好，很少来过医院。那里的房间和走廊都飘着一种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光线是一种白的发灰的颜色，可能是因为阳光过于充足。我不是很喜欢这里，它寂静得让人心生恐惧。

“木木来了么？”我问妈妈。

“在门口的椅子上坐着，他不肯进来，”妈妈温和地说，“他怕吵醒你。”

我摇摇头说：“不会的，让他进来，好么？”

妈妈站起身，去打开房间的门。走廊里的安静一下子钻进我的病房，无孔不入的。我听见她对木木说：“六翼醒了，你进来看她

吧。”

走廊里那个被光拉得很长的黑色影子一点点地折射在敞开的门上。“木木。”我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他低着头走到我的床边，声音沉沉的：“六翼，你的腿痛么？”

我摇头，答道：“不痛呀，妈妈说我一个月后就会痊愈的。”

“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喊你的。”他闭上眼睛说道，“这辈子我不仅仅欠你一滴眼泪，我还欠你好多。”

“是我自己太任性了，不关任何人的事，我自己一个人负责。”我握住他的手说，“木木，不要难过。我不准你难过，听到了么？”

他抬起头，眼睛里隐匿了满天的星光。

“我要回家，”我对妈妈说，“我不能错过我的玫瑰花开的那个时刻。”她点头。我知道，他们给我的爱都是纵容。

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床上，窗外传来很响的蛐蛐的叫声。夜晚的风吹动着挂在门上的那串风铃，它便发出很好听的“叮咚”声。我想我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我将拥有一个夏天的静寂。

一，二，三，木头人！我们一起笑。

（十一）

夏天的清晨都是明媚的。八点钟的时候，木木来找我，妈妈正

在代我扎辫子，我坐在镜子前，一动不动。

“六翼，你的玫瑰花开了。”他走到我的身边说道。

“真的么？”我拉住他的手说，“带我去看。”

木木把轮椅推到大树的正下方，在那里，我的玫瑰花展开它的花瓣，在早晨的微风中摇曳着。妈妈只代我扎了一只辫子，另一边的头发披散着，垂在我的腰部。我这么匆忙，只是为了来看我的玫瑰，看它花瓣的尖端那一簇血般鲜红的颜色。

“它很漂亮，对么？”我转过脸去问木木。他的眼睛望着我的玫瑰花，但眼神空洞。

“你在想什么呢？”我轻轻地拉了拉他的手。

“在想幸福。知道么，我总是会不小心伤害到你，”他淡淡地说，“然后你就会没有力气再去追逐幸福。”

我冲他微笑，回道：“不会的啦！”

“当然会！”他一脸认真地说，“幸福是长着翅膀的，可是我却害你飞不起来。”

我的心忽然绞痛，一阵一阵的。我咬住嘴唇努力不要让自己哭，可是我的身体却在微微地颤抖。

我累了，不想再动了，可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拥有幸福，真的！它就隐藏在我心的一扇窗户后，散发着灼热而又甜美的温暖。

（十二）

九月一日那天，我和木木一起到学校报到，那个时候我的右腿已经好了，没有留下一点疤痕。这将成为一个秘密，一个只有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木木知道的秘密。我不想告诉我的老师或是同学，我不知道他们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审判我，我不要当犯人。

木木和我都上二年级了，我们被换到一个二楼的教室，我感到沮丧。我想那张在两个月之前还一直是属于我的桌子，想会不会有人坐在我的椅子上，他或她会不会感觉到那股来自阳光的温暖，想到头都会痛。

妈妈给我织了一件厚厚的毛衣，淡黄色的，像麦田一样的颜色，让我感觉到亲切且自然。我坐在她的腿上，仰着脸看她的眼睛说道："妈妈，我想学织毛衣，你教我好不好？"

她笑着说："六翼，你还太小，织毛衣很累人的。"

我低下头，门框上的风铃"叮叮咚咚"地响着，像极了一首欢快而又委婉的歌。"我爱你，妈妈！"我忽然很难过。

"我知道的，六翼，妈妈也爱你！"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额头及发梢。很幸福很幸福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心痛，这一切是真的么？不是我的幻想么？那么我能一直留住它，留住这种快乐而又悲哀的感觉么？我靠在妈妈的胸口想着，直到后来我疲倦地睡着。

（十三）

木木生日那天下雨，天空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灰色。我把我的礼物装进塑料袋里，按门铃，木木来开门。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的毛衣，上面有一个可爱的小熊。

“生日快乐！”我微笑着。

“今天下雨。”他叹了口气，接过我递给他的袋子。

“猜猜那是什么？”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着把手伸进袋子里，拿出一本小麦黄封面的书，我看见他眼睛中有东西一闪而过，“六翼，我知道你很喜欢这本书。”

我靠在他们家门口的墙壁旁，“可是这本书的情节我都熟悉得会背了，我不要它了。”我淡淡地笑了笑说，“而且我知道你看了以后也会喜欢它的，木木，我们可以来打赌。”

“谢谢你！”他把书贴近胸口，轻轻的说，“六翼，我很快乐。”

我歪着头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笑？”

“真正感到快乐时并不一定要表达出来，就像伤心到极点的时候，便哭不出来了。”他说。

“我懂。”我认真地看着这个已经八岁，叫做木木的男生，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深紫色的暗光，如此坚定，可是他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站在树下的那个小男孩了，我黯然地想。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出那个

夏天，走出那个满是阳光的季节。

（十四）

冬天的风很冷，可是我不愿意戴围巾，因为那种毛绒绒的东西让我感到温暖得快要不能呼吸。我把那条淡蓝色的围巾塞进我的书包里，寒冷便一下子包围了我，风呼啸着钻入我的领口，那声音都快淹没了我的心跳。

“六翼，戴上围巾，要不然这样你会生病的。”夕阳将木木和我的影子拉得好长，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他一脸凝重地对我说，“明天是你的生日，我可不想看见你在生日那天生病。”

我把衣服拉链微微地往上拉了一截，说：“不会的。”我宁愿冷也不要那种令我感觉不自然的温暖，谁都知道我是一个倔强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头疼，身体好像轻得能飘起来。妈妈代我量了一下体温，三十九度五。

“我今天不能去上学了。”我告诉站在门口的木木，他的眼睛深处隐藏了一抹淡淡的哀愁。

“你可以帮六翼向老师请假么？”妈妈问木木。

他默默地转过身，说：“今天下午我来看你。”

“嗯。”我倚靠在门边应着。

看着他背对着我越走越远，那哀怨的眼神像钉子一样将我牢牢地钉在门的旁边，令我动弹不得。“木木，”我轻轻地在心里说，“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呢，不要伤彼此太多，不要这样子。”

上午的阳光很明媚，我睡在被窝里看一直放在书架里的那本书。第一百五十七页，《海的女儿》：美丽的人鱼公主为了变成人与王子相见，不惜用她的声音与老巫婆交换。当她与王子跳舞的时候，她的脚底如针扎一般疼痛，而她却向王子微笑着。第二天的早晨，王子就要与邻国的公主结婚了。人鱼公主的姐姐用她们的长发跟老巫婆交换了一把尖刀，在漆黑的夜晚交给她。只要把那把尖锐的刀子插入王子的心脏，人鱼公主就能返回海里了。她轻悄悄地潜入王子的房间，当她看到王子睡得很沉的脸庞，听到他均匀的呼吸时，她毅然地将那把刀子扔进海中。伴随着从地平线上渐渐升起的太阳，人鱼公主化为海面上漂浮着的一团蔷薇泡沫。

她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我合上书闭着眼睛想，她也无法开口讲这件事。“为了王子，为了他的幸福。”我轻轻地在口里念着，然后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照不到我的房间了，空气中充满沉淀下来的淡灰色。我轻轻地推开门，潜到厨房找东西吃，我饿了。冰箱里

有一瓶果汁和一些豆腐干，我用手抓着吃。走进大厅时，我看见木木坐在沙发上看我上午看的那本童话书。

“我妈呢？”我问他。

“阿姨去买蛋糕了。”他抬起头，看着我问，“烧退了么？”

“不知道。”我用手摸了摸额头，“好像不是很烫了。”

“六翼，”他的眼睛里隐藏了一些我猜不透的东西，“不要去虐待自己。”

我笑着点头说：“我知道。”

他合上那本童话书，放在沙发旁边的书架里，说：“我要回家了。”

“你不在我家吃晚饭？”我问他。

“不了。”他缓缓地走到我的面前，递给我一个透明的瓶子，对我说，“生日快乐，六翼！”

我立在客厅的正中央，听见大门合上时发出的那种沉闷的响声。木木，我不要一个人的快乐，我们都要快乐。

（十五）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学校的花坛里开满金黄色的迎春花。风拂过的时候，它们就摇晃着娇小的身躯，去博得路人的爱怜。院子

里种的那些柳树的枝条上长满了嫩绿的树芽，春天的风柔柔的，把它们开的小花吹下来。一团团白色的柳絮在风中飞舞着，夹杂着花开的淡香。

黄昏的时候，我站在那棵大树底下感叹时间飞逝得有多快。残阳将我的指尖镀上一层血色，很像电视上说的那种残酷的美丽。

然后接踵而来的是夏季。七月的某一天，木木来我家找我。他的手上抓着一只蝴蝶风筝，淡紫色的，一双翅膀舒张得很大，好像要展翅飞走的样子。“一起去放风筝吧。”他说。

我换了双旅游鞋，跟他来到院子对面那一块空地上。那里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任何建筑物。抬起头，可以仰望到一片蓝得看不到边际的天空。木木握着黑色的线轴，我托着风筝，那天的风还是蛮大的，我轻轻地松了手，木木拽着线往上提，风筝顺着风慢慢地升上去。木木一边放线，一边仰望着它，风筝的双翼在风中微微地抖动着，像极了一个轻盈的精灵。

“木木，你觉得它现在自由么？”我望着他。

“当然了。”他的脸上绽放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可是你用线轴控制着它呀，它会痛的。”我看着它越升越高，变成了一个淡紫色的点。

“如果我扯断这根与它相连接的线，”他用那双很深邃的眼睛

看着我说，“它就会立刻从天空上跌落下来，然后掉在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阴暗的角落，也可能是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它的翅膀会被碾断的。”

我低着头说：“那样它会更痛的。”

“嗯。”，他轻声应道，他的头发在阳光底下呈现出浅褐色。

“我知道，无论如何它都会痛。”我仰起头说。太阳的光射进我的瞳孔，我只能看见一片淡色的白。

“可是，它至少在这个城市的上方留下过飞翔的痕迹，”他微笑着说，“天空的那片蓝从此便不再是寂寞的了。”

真的么？木木。我蹲下身，把脸靠在被太阳照得发烫的胳膊上，那种麦田的颜色就像我心里一直惦着的那盏灯散发出的光一样，紧紧地包围着我，给我温暖。

（十六）

九月的那一天，当木木和我来到教室时，我们发现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短头发的年轻女教师。我松开牵着木木的手，向那个老师走过去。

“老师，请问上学期我们的那个老师去哪里了？”我把手背在身后，瞪大眼睛望着她问道。

“她去教新生了。”老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老师了，我姓蔡。”

“蔡老师好！”我很有礼貌地站在一边，她的脸上一下露出那种很满足的微笑，像童话书里漂亮的好女巫。

我把木木拉到教室后面，轻轻地对他说：“我们这个新老师本来就是个孩子嘛。”

木木的语气淡淡的：“是么？那很好呀，你自由了。”

太阳从教室的后门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我们倾斜的影子。我望着他的眼睛，努力地想看出些什么来。我问他：“木木，你不高兴么？”

“没有。”他倔强地把头扭到一边，不肯看着我。

我知道他又难过了，这个脆弱而又敏感的孩子。谁都不知道他身上有多少道伤口，不知道他有多么痛。

那天下午，我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我们经过一条很长很长的巷子时，他忽然很神经质地抓住我的手。“怎么了？”我问他。

他的手心温暖且潮湿。“你会走么？”他问我。

我摇摇头说：“不会啊，我要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

“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都离开了。”他停下脚步，抬头望着天空说道。

“我不会走的，我爱院子里的那棵大树。”我正说着，靠近地平线的天际划过一只飞鸟。

“六翼，不要孤立我！”他一直仰望着天空，我只能看见他的侧脸。

“好。”我答应他。

那条走惯了的巷子好像一下子延续得很长很长，木木一直在我的身边沉默着。他迷失在那片灰色中了么？我凝视着他安静的双眸，那是一种干净得快要透明的咖啡色。

“不要想太多！”我望着前方，这条巷子已经走到尽头，我对他说，“木木，我们回家。”

夏天早已结束，我的玫瑰开了又落，可是阳光依旧温暖地洒在干枯的，枝干上，我的心中依旧蔓延着夏天花开的气息。

一切依旧。

（十七）

十一月四日那天气温骤减，我早上出门时多穿了一件淡蓝色的厚毛衣，便一点都不觉得寒冷。院子里灰蒙蒙的，阳光被大块大块的云朵遮住，一点光线都透不出来。

木木在院子的门口向远处望着，“起雾了。”他说。

“真的么？”我努力地向远处眺望，可是什么也看不到。空气微微地有些潮湿，回头看的时候我连院子里的那棵大树都看不清楚。

“六翼，我想那两只我们养过的兔子。”考完试后，下课铃叮铃铃地响起来，木木靠在教室的门口对我说。

“我也想它们，想它们还好不好。”我抬起头，望着走廊外面阴霾的天空，云层把星星都给遮住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它们会回来么？我是说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他在我旁边困惑地说。

“也许吧，它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都是大人了。”我想了好一会，才这样子回答他。

班里的人都走光了，教室里面空空荡荡的，那些桌子椅子好寂寞。

“那么，它们能找到回家的那条路么？”他认真地看着我又问道，眼睛一眨不眨的。

“会的，一定会的。”我轻轻地说。

在未来的一个炎热的夏季里，我会站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唱一首祭歌，亲爱的小兔子将会顺着它们走过的足迹回到我和木木的身边，我们一起将过去延续。

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深秋的寒冷，我将脸埋在手掌里想着我们的将来。如果我立在院子里唱那首委婉的歌，它们一定会听到的，对么？天上的星光会让它们记起院子里那个夏天的温暖，如果它们回忆的话，那段故事一定是淡黄色的，就像阳光一样的那种柔和的颜色。

下午的时候浓雾渐渐隐去，天空就像是一片湛蓝的海。我睡到四点半才醒，妈妈出门买菜了，家里面一片静寂。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金黄色的光线穿透玻璃，撒在房间的地板上。我用白色的头绳束起头发，然后轻轻地关上大门，朝木木家走去。

“跟我来。”我拉着他的手走到那一年我曾经爬过的围墙下，那上面布满了从空气中沉淀下来的灰尘，厚厚的。

“来这里做什么？”他拽着那件黑色毛衣的衣角问我。

“你先爬上去我再告诉你。”我望着天边说，太阳已经开始慢慢地下坠了。

“不行的，那样子太危险了；而且，你曾经从上面摔下来过，都是我害的。”他的眼睛被蒙上一层薄薄的雾。

“我要送你一个奇迹，木木。”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好吧。”他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答应了我。

我们搬来一张小凳子，他踩在上面，用手臂扒住墙头，然后轻

轻地一跃便爬了上去。“六翼，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好远。”他开心地说。

“我知道，超出院子外的，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抬起头，仰望着他。他的脸背着光，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影。

“拉我一把好么？”我踩在墙壁上的一小块凹进去的地方，使劲地向上够着。他伸出右手，把我的手臂往上一提，我就爬了上去。

“谢谢！”我把垂在胸前的辫子摆在背后，然后对他说道。

“走吧，我们去屋顶上坐着。”他边说边牵起我的手，我们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上屋顶。

“木木！”我在心里轻笑着。你要做保护我的盔甲么？可是我们不住在童话里。如果你死去的话，那就再也不会复活了，再也不会看见我，再也不会。

太阳渐渐地沉溺下去，周边的云朵都被染上一种灿烂的橘红色，院子里的大树底下堆积的那些枯败的叶子此刻也被镀上一层金橘色的绚丽色彩。地球好像就在那一刻停止了运转，太阳的光辉变得越来越强烈，那种巨大的力量好像能把整个宇宙的黑暗都吞噬了一样。

“看，太阳的体积好像在膨胀。”木木的侧脸被太阳照成了玫瑰的颜色，他大声地说道。

“嗯，”我点了点头，应道。

天涯！”“天”，“涯”，我用手指在屋顶的瓦块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六翼，你在写什么？”他转过脸问我。

“天涯。”我回答他，语气平静。

“什么意思？”他把脸侧过去又问。

“你看，”在我说话的那一瞬间太阳快速地落下去，然后消失在地平线，“太阳找到了它的幸福，它的天涯。”

我揉了揉被那耀眼的光线灼伤的眼睛，不痛，有一点点麻木。周围的影像都黑乎乎的，看不清楚。

“六翼！”木木张口想说些什么的，但还是没有继续下去。

天际的云还是浅红色的，黑暗一点点地包围了它们，最后，夜晚到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样子也好。

这天夜晚，我用棉被裹紧自己的身体，疲倦地躺在床上。淡白色的月光被我窗前米色的帘布挡住，整个房间一片漆黑。我已经不再怕冷，我的血液已经凝结。太阳永远消失的那一天，我就彻底地融入到黑暗里去。

这天夜晚，我用棉被裹紧自己的身体，疲倦地躺在床上。淡白色的月光被我窗前米色的帘布挡住，整个房间一片漆黑。我已经不再怕冷，我的血液已经凝结。太阳永远消失的那一天，我就彻底地

融入黑暗里去。

（十八）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第一节课，老师在班里面选举班长，我以三十五票胜出。下课的时候，木木把我带到走廊的尽头。

“六翼，你当上班长了 。”他说。

“那又怎么样！”我不屑地一边用脚踢着地面一边说。

“你会变么？”他的声音微微地有些变调。

“会，我会变得又自私又贪婪。”我朝他冷冷地微笑着。

“不要这样子。”他转过身去，靠着墙。

“好啦，木木，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试图去安慰他。

“可是这并不好笑。”他抬起头看着我说。

“对不起！”我的心一下子被他那双空洞的眼睛刺得好痛好痛，我轻声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会快乐的。”

“六翼，我记得那年夏天你对我说过你不准我难过的。”他表情坚毅，语气却温柔得像多年前那个晚上我们看到的星光，“我也不准你难过，我们俩都要好好的。”

好好的，真的可以这样么？我咬着嘴唇，睁大眼睛望着他。

“不要哭呵！”他边说边用手轻轻地摸着我用淡蓝色的丝绸束

起来的头发。

木木，你知道么？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灰色的小兔子，而我的主人用手轻轻地安抚着我。木木，你是我的主人么？如果你真的是的，那么，你会驯养我么？会么？

下午放学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零星的雪花。木木在走到巷子口的时候停了下来，他卸下书包，从里面拿出一张微微有些发黄的纸，然后递给我。那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个穿公主裙的女孩，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她的，手腕。

“这是谁？”我问他。

“我画的是你啊！”他使劲地搓着双手，说道，“我知道我画得不是很好看。你会生气么？六翼。”

天空上飘下来一片六棱形的雪花，落在我尖尖的鼻子上，立刻就变为一滴小小的水珠。“木木！”我声音哽咽。

“怎么了，六翼？”他用手轻轻地拭去从我脸上滑过的泪，说，“我不应该送你这幅画的，它让你难过。”

雪越下越大，空气里弥漫着冰冷的淡白色。

“木木，我好开心的！”

我把那幅画紧紧地拥在怀里，双肩仍然在微微地颤抖。

木木解开围在他脖子上的那条咖啡色的围巾，给我围上，然后

说：“六翼，我们回家吧。”

“嗯。”

我用手背擦干眼泪。木木的那条围巾好暖好暖的，风都灌不进去。

穿这条巷子时，我一直仰着头走，雪花有时候会掉落到我的眼睛里去。记得么？木木，还记得那只狐狸所说过的话么？如果一个人甘愿被驯服的话，她就有可能会恸哭悲伤的，我也仅仅是因此而哭泣。

那天晚上，我把木木送给我的那幅画连同童话书一起收在抽屉里。从今天开始，我就九岁了，可是为什么我会那么手足无措呢？我还没有准备好，时间就已经把我带走了，奈何。

（十九）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上课，我习惯性地一直睡到十点才醒来。妈妈给我煮了面条来作早饭吃，烫烫的瓷碗捧在手里好暖和的。喜欢吃妈妈煮的面条，软软的，滑滑的，好像整个身体都暖和了起来，就有如阳光，夏日的阳光，让我的每一个信念都变得坚定，让我的血液里盛满了金黄色的温暖，盛满了爱。

十一点的时候木木来找我，他穿着一件浅棕色的毛衣，站在我

家的门口问：“一起去玩雪好不好？”

“嗯。”我套了件紫红色的外套，然后轻轻地带上了门。

雪已经停了，乌云被风吹散，阳光从云端的一个小小的裂缝里倾泻下来，在堆满雪的草地上投下一个淡色的光圈。

“木木，我们来堆个雪人好不好？”我弯下腰，把双手合拢，轻轻地捧起一小簇雪，那些剔透的小精灵就如此温顺地躺在我的手掌中，而我的双眼，居然一下子就看穿了她们在想的心事。

“六翼，过来帮我好么？”木木用雪堆砌了一个小小的园垒。“你看，这是雪人的身体。”他用手捧起一小堆雪，然后轻轻地覆盖在雪堆上面。

“等我一下。”我边说边把戴在手上的那双米色的手套脱下来，然后塞在上衣的口袋里。妈妈曾经说过如果冬天不戴手套的话，手上面就会生冻疮。我知道，我也不是不听妈妈的话的坏孩子，我仅仅只是想把手轻轻地放在雪上面，我只是想看看它们有多冷，是否和妈妈说的一样。

木木已经堆好了雪人的身体，我蹲在一边，努力地想把雪球弄得看上去更大一些。

“不是这样子弄的！”木木走过来想要帮我，“你为什么不戴手套呢？”他看着我那双红通通的手问。

“没关系的。”我笑了笑说。一开始的时候手的确会有点冷，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你知道么？我外婆在冬天的时候手上就会生冻疮。”他眨了一下眼睛，我继续说道，“她的手指变得又红又粗的，我觉得她好可怜，所以我就帮她捂手。”

木木脱下手套，然后放在口袋中，说：“我帮你捂手好了。”他轻轻地朝我笑了笑。

“我可不要你可怜我！”我瞪大眼睛看着他。

“六翼，乖！”他的手掌将我的双手包围起来，围困在他的掌心中。

木木！我居然说不出话来。“六翼。”他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

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应声而碎，“啪”的一声轻响，我的世界里已经布满碎片。

“好了，现在暖和多了。”他松开了手说。

“谢谢！”我颤声地说道，我的双手已经染上他的体温。

“我们一起把这个雪人堆完吧！”木木边说边把一个有西瓜一般大的雪球安在了雪人的身体上。

“嗯，这里，眼睛。”他往雪球上贴了两块差不多大小的石子，然后用手指轻按它们，使它们微微地陷进去。

“你去拿一根胡萝卜好么？我们家没有胡萝卜。”他对我说。

我回家拿了一根胡萝卜和一顶淡紫色的帽子。“看，这样子它就不会感觉冷了。”我说着把那顶帽子轻轻地盖在雪人的头顶上，木木正在替它装一个长长尖尖的鼻子。

“总得有人给它温暖。”木木说着从脖子上解下那条咖啡色的围巾，绕在雪人粗短到几乎快要看不见的脖子上。

“好了！”他退后几步，然后远远地望着。

“你代替我在这里守候！”我用双臂轻轻地给了雪人一个拥抱。

“守候什么？”木木问我。

“春天！”我说。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在大地的一片白色中，那个雪人仍然立在那里朝我微笑着。

那天晚上睡得很沉，梦里面出现了一些深深浅浅的绿色，散落'在那些记忆的片段中。真希望梦醒后就是春天，我在睡梦中轻声呓语着，那样会多好！



